霸愛---!

1

愛情通常都是不請自來，或是不期而遇，半點都由不得你要或是不要；你所愛的人，多半唱不出、或不想唱你想聽的情歌。而你不愛的人，你根本不在乎，他在不在你的身旁。

愛情就像神蹟，總是不會應求人們的祈求。它只是會悄悄的，拉住相愛的兩個人，一縷情絲，便足以牽絆終生。

而它幻滅之快、之奇、通常也非你所願，任憑你怎麼虔心祝禱，它便是頭也不回似的，就此憑空消逝，半點也不由人。

愛與不愛，不是主動與被動之間的一種辯證，它是彼此靈魂間的對話，真愛過的人，所通用的語言，一聽就懂。

而當有幸面對真愛時，心中要存有一份謙卑、及感激，因為面對真愛，就是一種幸福。坦然面對；是唯一的愛的法則.。

李采菲心中默念了這一段感想，終於像是勸服了自己，也不再坐立難安了。

妳好像是嘆了一口，.咖啡也涼掉了，段志鋼苦笑地說。

換上一杯新的咖啡就好了啊。李菲望了眼，坐在對面的男人；高大、自信、有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卻又有雙神秘、自然流露的迷濛大眼。

段志鋼的手機，打破周遭的寧靜，一 聲:東潮併購案出事了,他隨之臉色一沉，輕說著:我得馬上趕回公司.。

你去忙吧，望著他飛快離去的背影，李采斐不禁苦笑；究竟愛情與工作，對這位大忙人而言；哪一個分量重一些呢?

曾經問過他，究竟喜歡自己哪一點?他老是回說:我總是會選擇留在妳身邊。

是啊!不就是要這個答案嗎?

不論人生多麼阡陌縱橫，只要留有一盞燈，就是回家的路。夜晚了、路長了、總是有一個安心的的地方，可以安置疲憊的心靈。

如同羅勃佛斯特在詩中所說；選擇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是我心所願。即便；將來老了，也從不會後悔作了這個選擇。

段志剛就像那條道路，令人難以捉摩，但是；在難以解讀的背後，李采斐寧願選擇相信，斷鋼是真心的情人。在他難以親近的背後，一定有著不為人知的祕密。

李采斐只是希望他，不必一個人面對，這個艱辛的世道。愛情不全然，只能要美好的一面，懂得分攤、面對、才能共攜以終。

段志鋼的心，有時候是冰冷的，像是昂貴的水晶，.卻有時；可以那麼柔軟，悄悄地幫助了人，也不願聲張。

最令人難以費解的是，他總是冷眼看待所有的事情，從未聽他說過家裡的事，就是提了；也只有顧左右而言它。

那麼究竟自己，為何死心蹋地的守著他?李斐也給不出一個答案，只知道一個善良的人，就值得等待。只是愛；懂得等候的道理嗎?

城市的午后，雲層漸次的微透著白光，熹微的光線、零落的揮灑在競逐的車陣中。在競速的動態中，有一種被凍結住的影像，像一幅21世紀的莫內印象畫。

只是坐在RANGE ROVER車內的段鋼，正深受浮士德的感召，無暇對待這車窗外的都市律動，一心只想以最快的車速，趕回金融使徒的聖地。素有台北華爾街稱號的是繼大廈。

一踏入辦公室，秘書眨了眨眼，臉上的神情微露不安。邊指向會議室，順手接過她手中的資料，段鋼仍一付自信的笑容，直向會議室而去。

會議室內，整個團隊的喧鬧聲，比起平常有過之，.段志鋼這才一坐下，還未開口，大家早已紛紛落坐。

張常楓首先發難，根據銀行內部傳來的消息，東潮的公司派，打算質押手上剩餘的股票，向銀行融資。

趙雅娜紅著眼，顯然有好一陣子沒闔過眼了；他們不是才質押過了嗎，哪來的股票啊?

段志鋼盤算了一下，今天再問問看銀行那邊，是掛在誰名下的股票，照理說；應該不是我們的人。

張常楓免為其難的說，這一次他們的口風很緊。

段志綱端詳了好一陣子，嘴中狂念了一堆數字，就剩下一個總裁，他手上還有一些,。

他似乎是決定了，常楓；查一查數量有多少?還有融資的條件，銀行有沒有打算給二胎的可能。

趙雅娜低聲地問著:那我們要怎麼因應啊?

邊拉邊放空,目標放空到半年線;段志剛好像早就有了答案似的。.

在大家不可置信的嘩然聲中，窗外雷聲大作，閃電映照在段志鋼的臉上。

段志鋼卻迎目以對，好像連老天爺，也不上在心上。這種駭人的決心，似乎引得驟雨狂下。作為一場即將然燃起的金融惡戰，正好像為開幕的序曲。

段志剛心中吶喊著；來吧，該是作一殊死戰的時刻了!

趙雅娜摸不然頭緒的問；一會兒買進，一會兒放空，到底這場仗，要拖到甚麼時候啊?

段志鋼面無表情地，打開東潮公司的K線圖，順道指著牆上的記事白板。

6月5日,股東大會，那不就是了嗎?

霸愛----2

工作室外，已然飄著忽大忽小的雨。剛忙完今年的秋冬服飾展，工作室顯得空蕩蕩的，李采斐望出落地窗外，時光倒轉回，剛要下雨前的瞬間；雨前、心是靜默地，四處無聲，似乎預示傾盆大雨的即將到來。

李采斐的心，陡然的想起，已消逝許久的那段感情，還有最後一次的擁抱。

長久以來，彼此都無法許下承諾，他選擇了黯然離開。那天的感傷，隱約的；感染了此刻。

李采斐俏然的，凍結住一顆淚珠，接著雨；便墜落下來了。就像久違的紛紛擾擾。在一時之間，全部宣洩而下，那次的心碎，曾經宛如雨珠，四處墜落。

雨終於停了，雨後捎來一片寧靜，這一刻間；李采斐懂得了珍惜，了解要給一個人感情，並不容易。畢竟收拾心碎的殘局，會令人疲憊不堪，久久無法釋懷。

門鈴突然響起，李斐抹去淚痕，打開門；一個陌生、卻又帶點熟悉的男人，帶著迷人又親近的模樣；請問是李小姐嗎?

李斐點點頭，就讓彼此隔著門站著。

我叫馬偉文，久仰李小姐的設計才華，今天冒昧來拜訪。

李采斐想起來了；他是電視上的公眾人物，難怪覺得有點熟悉，你是馬議員吧，請進。

工作室內有一處，專為客戶安排，參觀走秀的一套沙發，李采斐請小妹送來咖啡。

馬偉文迫不及待的，便說出來訪的目的。想必李小姐一定很好奇，我上門的目的?

李采斐的目光中，還留有少許感傷；我想不出，我們有任何交集的地方。

馬偉文以為看出來的是，對方應是一個注重效率的人，於是；便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一個喜歡以不同面向，看待事物的觀察者。而我所從事的工作，有絕大部分靠的是；思考如何以有效的方式，來吸引最多焦點的可能。.

李采斐不由得調侃的說，是曝光度嗎?

馬偉文可是身經百戰的鬥嘴高手，對這一句嘲諷，根本不放在心上。那只是手段，為的是讓公眾

，更能傾聽攸關他們切身利益的政策。

李采斐看著這個直率的男人，笑著說；不是選票嗎?

馬偉文雙手一攤，為了童叟無欺，務必要求，凡事都能物超所值。

李采斐認輸了，看來我們都是資本主義的信徒。

依我看，李小姐似乎對政治人物的好感度，不怎麼高哦?

但是對眼前的這個男人，好像多點好感。我對任何人，任何職業，都沒有偏見。只是政治人物的排名，在我的好感度中,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高而已。

馬偉文無奈似的點一點頭，這是我們政治人物的宿命。我得更加提醒我自己，從何而來，所為何事。

李采斐對這番坦白，有點詫異。我想你不是為了告解而來的吧，我雖然是在你的選區，但這一票的價值，你似乎高估了不只一點點.。而且；李采斐壓低聲音說:我是從來都沒有投過票的理性選民.。

馬偉文接受了對方的坦承不諱，至少這番話，帶有暮鼓晨鐘的作用。

李采斐看他停頓的時間，有點長了點。看你到目前為止，都很直率的份上；你不仿說說看，你來的真正目的?

馬偉文擺出了一付，政府發言人角色的姿態說，李小姐可能不知道，我除了市議員的身分外，還兼有黨部文傳會主任的任務。所以；我今天來此，是請李小姐考慮幫忙黨部，在整體形象上，做改造的工作。

李采斐訝異的說:這不是我在行的事，應該找政治公關公司，或塑造企業形象的公司，才對吧?

馬偉文深思的回答，以往；他們就是這麼做的，應該說；大家都是這麼做，但是結果呢?除了把西裝換成夾克，說穿了，甚麼改變也沒有.。

李采斐用邀請的方式，以目光繞著工作室的環境說著，我實在不是適當的人選，有關政治的事，我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完全沒有頭緒。

馬偉文早就預料到了似的，我想過妳會有這個答案，這也是我一開始就聲明，我希望能有不同的面相，來看待這次的任務。

李采斐以不可置信的態度說著:這不是面向的問題，而是專業差異性的問題，這條橫溝是我無法跨越的障礙。.

馬偉文做好充足的準備，請相信我。如果給我一個機會，我會證明；這不是一條橫溝，只是一條縫隙，隔在人性之間的接縫而已。.

李采斐重新審視著馬偉文，然後靠向椅背；我不知道妳要如何說明，這只是人性面的問題。

馬偉文向前傾，臉上卻露出，你已經知道答案的暗示口吻。李小姐學的是服裝設計，從事的也是服裝的工作，請教妳，是如何吸引顧客，掏出妳所謂的荷包?

李采斐將額前的髮絲，不經意的撥向耳後，像是沉思過後的口吻:創意、發想、感受、客戶給我的回饋；.等等、、、需要時間的蘊釀、成熟、還要試作、不斷的修正.、、

馬偉文一時間晃了神，連忙追問:所以文化感、.社會感,、是很重要的方向，對嗎?

李采斐點點頭，這是基本不可或缺的養分。也是一種體受感，在群體中提煉出，被認同的基礎方向。

馬偉文要到了心中的答案了。政治工作也是一樣，只是；它不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它是等著被挖掘出來的，所以；它的社會共同意識感，顯得愈發重要.。

李采斐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覺得變涼了，有一點苦澀的味道。隨後皺著眉頭，我們談的是同樣的事嗎?政治跟服飾；你真的認為，它們有很多共同點嗎?

馬偉文看她皺眉的樣子，笑著說:難道服飾文化裏面，沒有提過歷史上，官服所代表的涵義嗎?

李采斐把咖啡擺到一邊去，這段有關文化現象的談話，似乎太抽象了一點。跟你所要談的政治工作，跟我所能提供的協助，牽連不大!

馬偉文倒是喝下一大口，好咖啡。雖然冷掉了，我倒是覺得它，提供了一個觀點。.

看他喝咖啡的樣子，似乎頗能苦中作樂，這是一個不容易認輸的男人。甚麼觀點?

馬偉文感覺得到，對方的立場鬆動了，於是加強了力道。

社會性的觀點，也就是如何把流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吸引人們的目光，進而認同這個流行的現象.。當然；不光是以服飾的觀點來看，而是認真的看待，流行所能代表的意涵、跟它的潛在影響力，用來發覺人們關心，及在乎的社會議題。

李采斐由完全不可置信，現在想想也不無可能。說真的，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層面，雖然人們的焦點議題，也是我在發想時的一個素材，但是；如何轉化成為設計產品的元素?仍然是非常困難的問題。

馬偉文知道應該要適可而止，現在得靠她自己去揣摩了。至少；你現在能理解，我的想法了吧?

李采斐心想，我真的可以這麼做嗎?可以做得道嗎，還在模糊、難辨的過程當中吧?

馬偉文一口氣喝下剩下的咖啡，也趁勢站站了起來。伸出手，答應我。考慮看看吧，就把它當作是一個起點吧，改天；我請妳去一個地方，或許；可以幫妳做成決定。

送走馬偉文後，窗外突然又是閃電交加，果然是一場傾盆大雨。

李采斐的心底，也是一陣翻攪，面對馬偉文的提議，覺得不可思議。更對他這個人，充滿好奇。

一個政治人物?以前的李斐，甚至連想像中，也不從出現過的對象。不過；他對自己所談論的事情，倒是充滿自信與想法。光是這一點，就夠令人印象深刻了。想到這裡，突然想到段志鋼，他該不會出事了吧?

3

深夜的城市底，街燈筆直的照射出；昏黃的矩陣圖形，儼然代表著，有一股黑暗的勢力，隨著光線的拖迤，正以一小塊方形的圖案，擴散開來。意圖染指，進而吞噬人類因為怠惰、疲憊、渙散、各種頹圮的方式，讓渡了光明。

在高塔式般的大樓頂層辦公室內,段鋼正以睥睨的姿態,看著腳下的城市.他的黯黑地域;手拿著的單麥蘇格蘭威士忌已所剩無幾.微酣的地步;正足以麻痺緊繃數日以來的交瘁神經.儘管;身後的午夜新聞仍持續報導:白天聚集在地檢處的投資人,抗議禿鷹突襲東潮的股價,導致連續三日的跌停.豈知始作俑者的藏鏡人,仍安然的藏匿在這座保護森嚴的高塔內,正圖謀下一步的精心策略.

張強敲門後,略帶疲憊而緊張的神情:銀行方面傳來打算拒絕東潮的質押案.

段鋼胸有成竹的回答:只要東潮守不住半年線,一但破線了,銀行依照行規就不會接受這個燙手山竽.

段哥,接下來呢?

段鋼一口喝掉威士忌:既然我們的目標--是要惡意併購東潮,砍掉他們翅膀以後;接下來就是斷他們的雙手.

斷他們雙手?張強還是摸不著頭緒?

下一個步驟:就是讓他們伸不出雙手,只要沒有了訂單,就不會有外援的機會,這就是我所說的即使伸出雙手,也要砍斷任何可能的援手.

段鋼看了眼手表,今天大家都累了,你先回去吧.明天是周末;就休息個一天.禮拜天記得進辦公室,我會告訴你:對付東潮的下一個步驟.

夜更深了,森嚴的黑暗;隱隱約約有股騷動不安的情緒,段鋼自然而然地想起李斐,有股衝動想打個電話給她,以免她的掛念;但她應該休息了.

段鋼扶著椅把,想到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自己猶如鷹一般,孤獨的王國裡唯有太陽與大海相伴，然後隨時準備像一陣雷鳴閃電縱身而下。

下一刻卻溫柔的心想著:到底自己喜歡李斐的聰慧?還是善解人意?還是獨立的韌性?應該都有吧.她的明亮雙眸;絕對是令人最難忘的....那唯黑的夜.,那令人厭惡般一簇的黑,李斐如光明的雙眸,就足以抵擋住這個世上歪斜的邪惡,並給我以希冀的力量,阻擋黑暗的入侵!

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刻意的安排下成長,才有今天的所有,但那些無數個惡寒的陰影,仍隨時準備拖著

我墜入深淵,自己這雙悲傷的眼睛,經歷過多少個人生的隘口?心靈上有著這一塊無法言說的的寂寞!

這也是段鋼依賴李斐的地方.這也是段鋼能在世上處之泰然的地界.

翌晨;四月天裡難得的涼爽,李斐一打開門:迎面飄來梔子花香味,像是清晰.明亮.芳香的問候,怎麼這麼早就來報到?

接過花,看一眼段鋼似乎倦意仍未散去,昨晚怎麼沒打電話?

穿過門廊,迎面而來的客廳,除了有一幅法國畫家竇加的素描,還有一整櫃的書架,左手邊;靠牆的位置放著一張芬蘭製的胡桃木長櫃,上頭擺著黑膠唱盤以及許多絕版的唱片,另外散放著幾張牛皮沙發,段鋼挑了黑色的沙發坐下,剛好面對竇加的畫,那是今年初送給李斐30歲的生日禮物.

你先別說;電視上說的禿鷹,不會就是你吧?你不會有麻煩吧?李斐一口氣把話都說完.

段鋼不會隱瞞李斐:是我沒錯.不過;現在屬於非正式的談話,出了這個門本人一概否認.

看著李斐嘟著嘴:我是逗妳的啦,我的目的是要買下這間公司,這只是成本的問題,所以妳不要擔心.

我本來想打給你,不過;我知道;你一定忙得不可開交,我...

我知道.段鋼拉著李斐的手:當我終於可以打給你的時候,才發覺時間太晚了,所以;我一大早就來自首認罪.

李斐就讓段鋼拉著她的手,兩個人之間的情意,伴隨情意時光的流轉,早就明瞭:在大多數情緒狀態底下,彼此間的相互依賴有多麼深刻,有多麼執著.

走吧,我帶你出去走走.李斐連忙進到臥室內,換裝邊問到:去哪邊?

段鋼提高了音量:一個可以自由自在,隨意漂流的地方.

好欸.李斐高興的歡呼聲,迴盪在整個房間內.

在波光嶙峋的水上,無邊的海;曾經象徵人類旅程的極限.此刻任由海水波動的載往著,李斐感受著:極度放鬆的無念,慵懶地伸展著四肢,早春的陽光微溫的曬勻在身上,這是一整年裡太陽最溫柔的時刻:你甚麼時候學會開船的?

段鋼不置可否的說:當年在牛津的時候,我拼命地想擠進划船隊,牛津人說是他們的傳統,不容我這個東方人染指,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跑去學開船,我心想:這下子他們可就攔不住我了吧.

還好,牛津人堅持住他們的傳統.

怎麼說?

要不然;現在我可得要汗流浹背地,跟你一起划著船呢.

這倒也是,段鋼不曉得哪弄來一小桶水,就往李斐的身上倒下去,李斐的尖叫聲,遠遠的傳到無遠弗屆的歡笑世界裡去.

不共戴天的愛---- 4

有著一頭銀白色,近乎平頭的長者.靜坐在喏大的辦公室裡,凝視著潔白的牆壁.令人無法揣測他的心裡,正千迴百轉的思索著些甚麼?是躊躇於往後的黨的大政方針?還是遙遙以對的總統寶座?只是歷經上次大選遭受空前的潰敗後,這個百年老黨的伏櫪之路的三千里要怎麼走?而個人的政治前途將繫於何處?莫不憂戚相關!只怕目前坐這個大位上的人,並不是帶著無上福分坐上這個寶座,而是得時時擔心:眼前荊棘遍佈,一不小心;落個千古罵名?豈不得不償失?要做得安穩,恐怕不僅得能計出三千里遠,還得以奇謀詭術才有創新機的可能....清脆的敲門聲後,秘書有禮地說:主席,馬主任到了.

主席交辦的事,我已經有人選了.

你決定了就好.主席的聲音似乎透露出,不甚滿意的意味.

對方還需要再確定?馬文謹慎地說著難處.

主席皺了下眉頭:難道你沒有跟她說清楚,我們的工作及任務的迫切性?

馬文有點猶豫地說:對方不太能理解;黨的目標跟她的專業之間的牽連性.馬文更不敢說出對方對於政治人物敬謝不敏的態度.

說真的.我也不太能理解,主席伸出雙手握在桌前,我知道現在的世代,跟我的理解存在著代溝,但是認同本黨的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跟我的認知並不矛盾,也不至於有那麼大的衝突吧,因此;你何仿再解釋一下,現在的政治文化究竟有多大的不同於以往?

我不敢造次.

你就說吧,雖然你是前主席留下的愛將,我同樣把這一次的責任交給你,就是希望你不分以前跟現在,黨是大家共同要負起的責任.

謝謝主席的抬愛,我一定竭盡所能.

說說看吧.

其實主席說得對,馬文暗地裡深呼吸了一口氣:現在的政治文化,跟以前沒有甚麼不同.只是;民眾的接受方式,在我們的傳遞訊息的方面;都發生了質的改變.尤其在年輕以及婦女族群上,我們流失的支持度最為驚人,導致執政黨只以固守基本盤的方式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你是指:比如川普就是因為固守白人基督教派進而勝選的主因?

馬文點點頭:雖然很多專家認為是網路社群動員的關係,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有別的因素.

主席的坐姿雖然不變,但是握住的雙手突然鬆開了,這個動作鼓舞了馬文繼續說下去.

主要還在階級以及貧富差距的社會議題上,川普靠著新右派的理論,牢牢地抓住了將近三成半的鐵票,這就足以讓他穩穩地拿到足夠當選的選舉人票,即便他在總票數上還是輸了有幾百萬票之多..

這個說法我能接受,主席的口氣突然間讓空氣變為沉重而凝滯:但這跟找一個服裝設計師,有甚麼關係?

馬文嘆出一口微不可聞的氣息:報告主席;在接受主席的指派任務前,我著實考慮好了一陣子?

主席突然笑了出來:當時我還以為你打算臨陣脫逃了呢?

馬文靦腆的說:其實;當初我也沒有把握,一直到我在西門町以及東區街頭,連續站了幾個晚上;觀察眼前來回走動的人潮.我一直在問:人們的奔波以及辛勞,為的是甚麼?為了家計?那是當然.還有呢?我又問為什麼:這幾次的投票率,都在六成左右的低檔徘迴?但是;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主席打量的口氣一下子變成販夫走卒般的市場口吻:最後;你又是怎麼自以為找到答案的?

馬文毫不猶豫地說:是人們手中的提袋.我看見許多人,手上提的有各家百貨公司或者是服飾店所提供的提袋.

提袋?即便是睿智如主席一般的人物,也為這個答案感到詫異.

馬文擺出提著手提袋的方式,猶如逛街的人:提袋中的都是衣服,有貴的.有平價的.有打過折扣的.各式各樣的衣服,這說明了:服飾除了顯示穿著者的品味.個性.還有濃厚階級地位的意味.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誰能掌握了這些元素,誰就能主宰消費者的口味及選擇?

主席又皺了一次眉頭,似乎還是無法完全理解;馬文所指涉的意涵.難道服裝設計師能賣衣服就能賣選票?

馬文很肯定地說:服飾的背後:就是流行的定義,而服裝設計師:就是決定流行趨勢的人,他們必須掌握現在最流行的去向,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富有社會意識的設計家,也最具有社會動感的人,只是他們通常對政治議題,並不充分認知,而興趣度也不高!

主席推開座椅,慢慢的踱起步來:即便是如此,怎麼知道他們夠不夠格來擔任這樣吃重的角色?

馬文顯然經過仔細研究一番:我看過這位李小姐的秀,也研究過她的作品;裡面充滿階級意識.總是流露出一種人文關懷,也看得到她體察現在社會最新議題的能力,這一點;恐怕她自己也沒有充分察覺到.而且她的作品,特別受到年輕一代女性的歡迎.我希望能運用她在性別以及喚醒階級意識上,往後能幫我們在這兩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充份發揮她的影響力,因為;這兩項恰巧也是黨在動員上最欠缺的兩大方向..

主席停止踱步,流露出質疑的口氣:你覺得;你有義務,也有能力說服她?

馬文緊握住雙手托在胸前,我希望能請她幫這個忙.

主席雙手一攤,今年的市長以及市議員選舉,說明白點;等同於是期中選舉,重要性不需要我來提醒吧?.

馬文豁出去了:我一定全力以赴,不會辜負主席的期待.

主席此刻倒是了然於胸的樣子:看起來;我只能拭目以待了!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去辦,你去忙吧.

隨時聽候主席的指示.

離開主席辦公室以後,馬文直接往外頭走去,戶外盡是春陽耀眼的光芒,馬文不禁眨了眨雙眼,眼前的道路筆直地通往總統府.馬文往後瞧了眼身後的主席辦公室,心裡不禁想著:這一條通往前方的道路,不知道要走過多少個幽暗的隧道?要犧牲掉多少寶貴的資源?馬文的腳步沒有停下來,心裡頭呧咕著:到了最後;是要爬上山丘?還是跌落谷底從來都不是誰說了算.,而這一次馬文;只能摸藤順瓜邊走邊瞧了.

不共戴天的愛------5

很難想像:在這個大量以金屬以及帷幄玻璃外殼形塑的水泥叢林底,竟有一座;以原木製成的露臺,以突出於高樓外.或說是;隱身於大樓櫛比間的南京東路上.此時;在早春的洗禮下,這座露台的庭園裡,梔子花.玫瑰花.杜鵑花.爭奇鬥艷的盛開著;在如此花香的氛圍中,獨坐的段鋼,卻絲毫不理會身旁的一草一木,或許心理的併購聖戰裡的煙硝味,對段鋼的吸引力更勝一籌,也未可知?

手機鈴聲打破獨有的寧靜,催促著開會的訊息,使得段鋼轉念起身,一副置滿園春色於不顧的味道,卻在離去時,仰頭凝視晴空;瞇著雙眼:同樣的蒼穹.與數日前在淡水的外海,與李斐相處的片刻,那份可以分享的自在與喜悅.同樣的晴空,春色,晃盪盪的陽光下,與李斐的的遨遊,卻讓段鋼永遠難以忘懷!

在會議室內,段鋼在東潮的策略樹狀圖上,補上----現金募資----13元.

大夥兒都是屏息以待的心情,在猜測著:段鋼的戰略補充說明.

昨天東潮的重大訊息宣布以現金增資的方式募資定價13元,,前天的收盤價15.8元,這意謂著甚麼?

趙娜不可置信的說:太離譜了,難怪今天開盤後,東潮的股價一路走低,大家都去參加私募不就好了,誰還要在市場上買他家的股票?

張強跟著也強調:市場上一片罵聲,都說這招太狠了,哪有私募價格低於股價不說,還打了8折;這招根本是死豬不怕滾水燙.

段剛慢條斯理的說:我跟大家的感受都一樣.

段鋼話一說出口,大家都驚呆了,難得他會同意別人的看法.

我同意的是:他們這一招稀釋股本的做法很高明,導致我們必須蒐購更多的股票,這也增加了我們併購的難度,但是;我的向來主張:都是敵不動我動,敵一動我先動,主動出擊,讓他們漏洞百出?

要怎麼個動法啊?張強騷著頭問,一臉茫然?

十年線---12元的位置,段鋼指著東潮公司的股價K線圖,既然他們主動的降價,我們趁勢再放些股票,目標最後要做空到十年線的這個位置,不僅;讓他們的私募計畫破功,最重要的;也會讓長期投資人鬆手.

12元;這個價位難度太高了,趙娜面有難色的說.

段鋼露出一絲難以捉磨的如鬼魅般的淺笑:這個目標簡直難以達成,不過我會想到辦法的!

張強,你先去查查看:他們現金私募的情況,操作時細膩一點.慢一點,有人敢買就空給他,空到他會怕為止!,...至於還有些跟相關人員的交際費用----沒有上限.

張強這會兒才露出似笑非笑的模樣,趙娜忍不住推他一把:你可好了,又有酒又有粉味,瞧你樂成那個樣子.

你要不要也來參一咖?

去你的,我還要嫁人呢?趙娜隨即正襟危坐了起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總算沖散了些近日來征戰的緊張及不安的情緒.

時間挪移的速度,在奮力工作時;總是比意料中來得快上許多,又到了午夜時分.段鋼打起手機:Hello你的炸魚條新鮮吧?

段!沒有你在的時候那麼新鮮.

你沒試過搭配白酒吧?下一次;我帶一瓶茅台去.

茅台配魚柳條?你不是當真的吧?

上次我請你幫忙的事,可就千真萬確了.

老兄,那家公司不在名單上;我很難做些甚麼.

Henry!我不是要你真的當作一個標的,只是空氣.

空氣?

而且是六位數的空氣!

英鎊?

美金,待會兒;就可以進你指定的帳戶.

好吧!下一次多帶幾瓶茅台來就成交.

掛上手機後,段鋼心底也底定了一大半,亨利的投顧公司,素以放空經營不善或作假帳的公司為目標,被他們公司鎖定的標的,通常都是受傷慘重,或以下市收場.是一家令人聞風喪膽的異類投顧公司.雖

然;東潮從來都不在他們的黑名單之內,不過以最近東潮的股價表現,要求亨利放個假空氣,製造個經營不善的疑雲,以他們兩人同學般鞏固的友誼,加上一筆不錯的報酬,想必聰明如亨利者,也不愁找不到好方法.

不過;到底需要多少個方法,才能達成或是滿足慾望?慾望;這種宛如搭乘天梯才能到達的高度,段鋼從未想去探究這個答案,至少不是現在,畢竟;身為一個人的潛在義務,不就是徹底發揮自己的才華?資本主義不就是全人類的終極意識形態嗎?好比;幫助那些創業家的創投者,人們;不是都稱呼為天使資金嗎?慾望是無法切割天使與魔鬼,愛情也不是論成就的,不是嗎?

更何況段鋼的心中還有著更神聖的任務有待完成.

俯視著腳底下黯黑的城市,大多數的人類,在一天的奔波後;都已經鳴金收兵但求喘息一夜.而這場聖戰才熱戰方酣,勝者追.敗者圖存.都沒有妥協的餘地.

不共戴天的愛-------6

今天李斐的心,被炸彈引爆後,所揚起的陣陣粉塵抹上厚厚的阻隔,不容觸碰;一旦惮去塵埃後,心恢復起彈跳,便會跟著電視畫面上:所傳送著,敘利亞內戰殘酷的兩個事件,深深為之震撼及傷痛:一名約莫四.五歲的孩童,在炸彈過後;全身被泥灰沾滿嚎啕痛哭的模樣,令人心碎不已.過不久;又有一名記者,在嘗試救援其他孩童不果後,無力的跪地痛哭,更令聞知者膽裂心碎.

李斐的手筆在哀傷的傳導後,心靈的震撼如標靶正中紅心般,思緒不斷需要創作的療癒,果然在傷停過後,創作靈感就沒有停過,一直到完成第七張服裝畫後,淚珠子;就像掉了線般,像找不回的悲傷,一條迷了路不能回頭的情路.

還是電鈴聲挽救了這次的悲傷,開過門後;李斐這才想起:答應馬文的約給忘了?

連忙道過歉後,上了馬文的車,這一路上馬文識相的沒開口.

馬文的車上播放著調頻電台的新聞,內容如出一轍,只是李斐冷靜多了,儘望著車窗外,一路從喧囂的市容交替到鄉間,突然間;似乎從不遠處,傳來大海的氣息:這裡是哪裡?

馬文直指著前方:不遠處就是貢寮.

貢寮?為什麼來這裡?李斐心中有無數個疑問?

馬文的車繞過一座大型的電廠後解釋著:就快到了!轉過一片竹林後,眼前是一片水泥空地,似乎是老式的三合院建築;停下車後,一群不知道哪來的小朋友,爭恐後的跑向車邊.

馬文露出真摯的笑容,下車後;連忙打開後車廂:都是玩具以及童書,幾個有著花白頭髮的長者在打完招呼後,連忙幫著拿出玩具來,小朋友們開心的跟馬文打招呼,看得出來馬文是這裡的常客.

原來是慈惠孤兒院.李斐開心的與小朋友們,玩著倫敦鐵橋就快要垮下的兒歌唱遊,還幫忙說童話故事,度過一個滿滿關愛的下午,回程時;李斐連忙答應一定會再回來.

再回到車上,馬文這才問起:剛接到你的時候,看你不是很開心的樣子?

在悲喜交雜的情緒過後,李斐攤在前座,今天她穿著黑色的緊身牛仔褲搭配黑色的合身短T,輕艷的模樣足以與淡藍的晴空一樣怡人:沒事,我只是看到電視上的戰爭新聞,想到人類之間的自我殘殺,既不必要,也是既愚蠢又殘忍的暴行.

馬文為清秀佳人遭到人心的踐踏,也順道感到不平: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掠食者捕抓弱勢者,就是一場殘酷的荒謬劇.

李斐憤恨的抗議中透著無奈跟認命:難道只是一場演出嗎?人命關天;在當政者眼中:人民永遠是待宰的羔羊?

馬文除了認同外;還能把那些暴君抓來毒打給她看嗎:在蠻荒時期.在黑暗時期.在權威時期.或許是.

李斐輕蔑的說:而現在只是;披著文明的外衣,掠奪的不是生命;而是權力.

馬文不得不欽佩李斐的洞察力:我不得不同意妳的看法.

李斐側過頭來不以為然的說:而你;不僅是那個掠奪集團的一份子,現在還打算找我當幫兇?

馬文不動聲色的說:我以為:剛剛在那邊,可以幫你看到一部分的事實?

甚麼事實?那是一群演化的無辜受害者.

又是繞過剛才經過的那座電廠,無形的電磁波加強了馬文的聲色演出:我們可以在集體演化的過程中,注下道德的關懷及良善,你不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值得我們去奮鬥.去爭取.

李斐縮起膝蓋聲音低低的:個人的棉薄之力,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馬文深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帶你去剛才的孤兒院是有原因的.

李斐笑著說:這是你讓我看見的善行,不是嗎?

馬文淡淡的說:其實我也是那裏出來的孤兒,帶你來的目的:不是演出,只是一種說服.

你是孤兒?李斐完全無法置信.很抱歉;我以為你只是想打動我的同情心.

馬文很慎重的口氣:不用抱歉,我一直都能感覺到你的善良,從你的作品中我感受過你體貼弱勢階級的善意,我只是同時也希望:你能理解演化的過程或許不盡如人意,但是懷著一顆悲憫心,也是一種救贖之道.

李斐把腳放回地板上:怎麼做呢?

馬文已回一的口吻說:剛才的院長以前跟我說過:盡你之力活你的道理,我永遠沒有忘記.

李斐像是下定了決心:我懂了.我願意理解你所說的,但是我話說在前面,我也會盡我之力爭我所爭.

馬文笑著說:我懂妳的意思.

大海送走他們.繼續千古以來的波動;人心在大自然的教化下,顯得像海浪般;時進時退,只有等待時間的進程,才會書寫下每一個人在歷史的路徑上,所留下的足跡,不管是金錢.是權力.是愛憎.在離開時;都要付出代價.

不共戴天的愛---7

中山北路上,一棟灰白色的獨立大樓,有著巴洛克式建築風格,卻帶點過時的殖民地式的意味,在21世紀的現在看來;除了它的不適格外貌之外,正忙成一團的主人---東潮公司,恐怕也得扛起責無旁貸的指摘,由於主其事的第一代領導者,已是耆老之輩,後起接棒的人選也未能洞悉時勢,注定今日紛擾之局,已是大勢難免.猶記60-70年代;當時拜美軍發起越戰之賜,大批美軍都以台北為度假勝地,當年;中山北路正好躬逢其盛,也是風華正勝.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如果東潮能略趁先機,今日的東潮豈能遭人所欺?

輝煌閃爍的瑞士水晶燈光下,壁壘分明的兩派董事相關人等,莫不為公司的未來;正感憂心匆匆.

你們該有個定見了吧.年約60的總經理已經精疲力竭的模樣,卻絲毫引不起任何的諒解.

總裁,這一路從實施庫藏股,到質押股票,到了現在發動現金私慕,我們都聽您的,可是股價到底要跌到哪裡去啊?發言的王董事是公認的公司派,另一個大家共所週知的身分:是總裁的外甥.

我們可是打鴨子上架,可這一會兒鴨子熟了,可也被啃光了,只剩這一身骨子架,張董事就一把怒火,看得出來:很想把這張價值不斐的骨董桌給掀了,可惜他不僅有所忌憚,也沒有這個氣力了.

你們都說完了嗎?還有其他的嗎?尚在其位的第一代領導人,總裁看著分屬自家人,及早已想取而代之的另一派張董事之間的劍拔弩張之勢,也不得不對這幾十來公司所遭逢最大之易主危機,感到如梗在斥之感.

爸,一直沒敢吭氣的董事長,這會兒連私底下的稱呼都給喊了出來,顯見;已經積壓許久的負荷,也已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

總裁試著安撫:你們再聽我說一次,只要挺得住,沒有人私下暗渡陳倉,我們一定過得了這一關.

張董事略帶輕蔑的口氣說:怎麼個偷渡法?打從年初到現在股價已經打了對折,要偷賣股票早賣光了還坐在這裡窮緊張?只是;這一輩子可沒聽過?要被併購的對象股價,還能有這種跌法?

對方猛出陰招,這可不是我們的錯,總經理心虛地說.

那麼訂單減少,也不是我們的錯囉?張董事的毒針,有越紮越深的力道.

對方到底跟我們有甚麼仇啊?身為國戚的王董事護身的力量,微不足道.

我再說一次:依照公司的章程規定:每年董事改選不得超過3分之1,只要你們守住股票,守住董事的身分,繼續支持公司的利益,總裁老邁的口氣衰弱了些:最壞的打算,就算公司被併購了,董事會;還是掌握

在東潮的手裡.

張董事忍不住的說:是在東潮的手裡?還是一樣在陳家的手裡?

一樣,一樣.董事長略帶哭氣的聲音,聽起來有種黑色的詼諧感.

在我看來;大不一樣張.董事的火氣依舊很旺:今天如果東潮經營得有聲有色,試問今天:有哪隻不長眼的瞎子,趕來挑弄東潮這隻大黃蜂?看看今年的財報:再看看今天英國的那家禿鷹公司,竟敢繪聲繪影的暗示:東潮的財報有問題?

沒問題,我保證絕對沒問題,這個有會計師簽證的,不會有問題,那是英國公司含沙射影亂說的.

股價可是會說話哦,張董事明顯隱藏不住:他對經營者無能的鄙視.

老邁的總裁已經疲態盡露了.

要不要再宣布實施庫藏股?身為兒子的董事長;問了一個大家都不敢提的想法.

哥,總經理小聲的說:哪來的現金啊?

總裁嘆了口氣:今天先散會吧.

張董事率先起身,向總裁微點點頭,便頭也不回地離去.

剩下的;不是家人,就是家臣,大家都是休戚與共,誰也不敢走,但是;也僅剩下一半略多一些的人馬.

總裁巡視地繞過整個會議桌,剛才的疲態盡皆散去,似乎一下子年輕了20歲:查到真正的藏鏡人了嗎?

報告總裁是:段鋼

段鋼?總裁深吟了一口氣:姓段的,我沒甚麼印象?有交手過這一號人物?

總裁,這個姓段的,以前在香港外商投顧工作才回來一年多的時間,知道的人並不多.

再去查,務必弄清楚他的來路,這麼大的一筆資金,這麼樣的針對性,一定有原因.

爸,那股價呢?

你擔甚麼心?只要我們不賣,如果他來真的,難道他都不用買股票嗎?

對啊,爸說的準沒錯.

總裁揮揮手,看著一個個離去後,終究;還是不敵歲月的催促,如頹圮般的垮坐了下來,眼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經營的這片心血,將來還是要交在這些不成材的下一代,他們的手上?心底不禁要問:這片宛如血脈般的成就,看來早晚還是得回歸於塵土,就如同自己這副老朽的身軀,終究還是要交還給歲月吧?

不共戴天的愛---8

在冠蓋雲集的宴會廳裡,杯晃酒酣之餘,耳語聲中;不外是些富商.演藝圈的八卦.李斐跟幾個朋友聊過後,走到段剛身邊,仍想談起禿鷹放空事件,導致許多投資人血本無歸.

段剛或許在這種是非的場合,不願多談,便說:這是個險惡的金融環境,如果;他們事先沒有做好準備,就想搭降落傘隨意地找一塊許諾之地,萬一結果是粉身碎骨,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我知道人生沒有都是如意的結果,但是:陰謀算計下的受害者,還是值得同情.

金融市場是一場零和的戰場,做任何的買賣都要經過精打細算,尋求理性;找到極大化的結果,這是要求付出智慧及耐心的競技,本來就不適合所有人參與.

這是你的工作,我能了解.只希望不要殃及太多無辜者.

好啦,我們放鬆下來,欣賞今天接下來的節目吧.

在一陣悠揚樂聲劃下短暫的休止符後,主持人宣布:繼續我們下一個階段的慈善拍賣活動,首先是由我們的旅美職棒好手陳偉殷先生提供的簽名球棒,請陳先生上台,在一陣歡呼聲中;陳偉殷舉起手中的球棒,價格很快的從10萬元起跳至60萬,就快結標時;段鋼舉起李斐的手:喊出100萬.主持人欣然的落下棒槌成交.聚光燈很快地;找到李斐堆起臉紅又尷尬的神情,段鋼催促著她上台,李斐一身米白色修長深具曲線的禮服與陳偉殷一同舉起球棒,閃光燈大量的閃爍著,一場為打造偏鄉兒童教育優質環境的慈善活動,圓滿的曲終人散.

坐上段鋼的車後,李斐一手拿著球棒,正愁著放哪裡時?段鋼笑著說:你不會想拿這跟球棒幫那些投資人討公道吧?李斐只是清淡的說著:謝謝你的善行.

段剛接過球棒後往車後座一擺:我知道:你一向都很關心弱勢者,尤其是小朋友,我不過是借花獻佛,難道;妳寧願我剛才沒有那樣做嗎?

李斐一臉淡妝透過車窗外接窗外的街燈映照下一股慈善的光輝下;更有一股奪人氣息之美,夜色也因而顯得款款動人,米白色的禮服下,也有著一顆其人憂天的胸襟,李斐柔軟的手握著斷鋼:也不是啦,只是你為什麼不大大方方的自己上台,畢竟這是花你的錢?

段鋼回應這般善意的提醒,輕輕的吻在李斐的手上:我的錢跟妳的錢有甚麼好計較的呢?重要的是:我跟妳都想這麼做!剛剛一開始妳不是問我,那些無辜的投資人嗎?其實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所謂無辜的受害人,唯有起始點的不平等,就像這些偏鄉地區的小孩子,我可以同情他們;甚至樂意幫助他們,至少;他們不應該長大以後,空著手去面對殘酷的未來.

李斐裝作搵怒的抽回她的手:你真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段鋼露出滿口潔白的牙說:為什麼?只因為:一方面我會吸人血,另一方面又能唱兒歌給小朋友聽?

李斐露出了今晚的第一次笑容.是哦!你就是個可愛又可恨的吸血鬼!

段鋼的心裏在李斐的笑聲中;卻是辛酸地想著:沒錯;我就是這樣長大的,小時後;被呵護備至,等年紀稍大一些,就已經知道這是一個蠻荒的世界,一個掠食者統治的世界.要嘛成為一樣的犧牲品,不然就拿起你所有的武器,做殊死戰的決心及準備,這場人生之戰,只有成王敗寇之別,別無他想.

9

五月的第一天,炎熱的酷曬逼得所有的人無處閃躲,地檢署前幾個僅有的樹蔭下,早已擠滿了媒體記者,經過了四個小時的等候,署內傳來一陣騷動,所有的記者一擁而上;段鋼神色自若地迎向麥克風:段剛段著迎上來的麥克風,總是千篇一律的冷冷地回答:無可奉告.

一聲嬌脆而高亢的聲音問著:投資人的平白損失,你都沒有話要交代嗎?

段鋼突然停下腳步,阻止了一旁律師的善意提醒:我可以再重申一次;我們是打算以經營者的心態,看待這一次的事件,這跟禿鷹的放空手法完全沾不上邊,此外;我很願意善意的提醒對方的經營者,如果經不起酷熱的考驗,有句話叫做:怕熱就不要進廚房,而且.而且...還要能端得出好菜才行.

那麼投資人呢?

妳是東森公司的張小姐吧?試問一下?投資東潮公司的投資朋友,你們有幾年沒拿到半分的股息了?為什麼還要對原來的經營者,抱有期望呢?俗話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投資朋友們,只要看清趨勢,將來一定會獲益匪淺.緊接著微點過頭後,便搭上由張強所駕駛的車子離開地檢署.

話說得沒錯,很快就到收盤時刻,東潮的股價,一口氣衝向漲停價,今天正式以漲停價10.5元收盤.

東潮公司內部,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氣氛,擴散著....但真正能解釋這個善後結果的人,仍在猶豫間,還未能理出頭緒來.

會議室內;擠滿了人三兩兩的耳語交叉進行著,唯獨總裁的臉上不見喜怒,無法揣測他的看法又是如何?

身為家臣的王董事喜不自勝的說:太好了,總算是漲停板了.

董事長跟總經理兩兄弟,也開心的握著手.

你們兩個是在開心個甚麼勁?總裁冷然的口氣,叫人覺得冷氣,是不是開得太大了些?

素來不合的張董事口氣森嚴的說:公司今天應該沒護盤吧?

總經理突然被這個問題嚇了一跳,沒有啊,早盤幾乎是跌停板的價位,我還猛冒冷汗,想說完了,10元票面價,恐怕是守不住了?

那今天成交了8萬張,不就是都被對方買走了?張董事的話裡,帶著點心酸的味道.

這句話提醒了所有人,不禁流了一身冷汗.

將近百分之八的股本就被收購了,總裁忍不住重重的往大理石地板上砸了上去,可見餘火難消.最可

恨的:是那小子竟然當著媒體的面,公然的羞辱了我們的經營能力?

總裁還能泰然處之嗎?張董事挑著眉問?

總裁臉上的風霜嚴厲地說:我知道你有很多話想說?你跟我幾十年了,你甚麼時候看我認輸過?

裝董事裝作理了理身上的西裝顧左右而言他的說:是還沒,不代表將來不會?

總裁明白這句話他說得太重了,心中早就懷疑過,難道他也是他們那一邊的?家有內賊嗎?總裁一時之間像是隔物看花?但視察炭來的消息裡面,他手中的股票從沒出手過半張,嚴格上來講,他也是受害者,還只是心存不滿,趁機發洩而已?

放心啦,張董事.我們都知道:你是為了公司好,我們一定可以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張董事明白再說下去,就得攤牌了.時候未到?時候未到?...有人說過這句話.

好吧,今天總算是好事一樁,大家就先這樣吧,總裁一說完話,眾人皆作鳥獸散.

總裁踱著步,不斷的回想著:電視上那個小子的畫面;眉宇之間似乎有股相識的氣質?在一生閱歷無數的回憶底,應該有一個位置,跟這個小子有關,到底在哪個枝節?哪個段落裡呢?越來越不安的情緒蘊釀著,在時空的交錯下,過去.現在.未來.如何能串連成為眼前正在上演的現實呢?是爭執競爭?是誤解意外?是恩怨世仇?兩個相差半個世紀歲月的對手,如何有可能遭遇呢?總裁一生縱恆商場明槍暗箭的交易往來數不勝數?究竟是誰?總裁勢必要揪出這個人來,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是最恐怖的敵人,正所謂暗箭難防啊!總裁無論如何都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不共戴天的愛 ---10

看著段鋼安然的走出地檢署的畫面後,李斐懸在半空中的那顆浮動不安的心,總算和緩的有了著落.縱使接下來的談話,顯得那般的自信,李斐察覺到:他不斷的旋轉著左手邊小指頭的尾戒,還是透露出一絲焦躁的情緒.他還好嗎?李斐終於知道:牽腸掛肚是一種放不開的憂心,想要讓他了解:不必凡事只是一個人去面對,有人願意分擔解憂,也不論事態會如何演變?都可以是兩個人的面對,這是第一次;李斐對一個人有了這樣陪伴的念頭,想起以往;總在重要關頭面臨選擇時,李斐自然會用理性去分析利弊,因此;每回選擇在困難之時分手,是很合乎邏輯的結果.而這一次;李斐沒有想要選擇,她只想要跟段鋼在一起,她要跟段鋼一起面對.這是頭一次沒有理性的餘地.想到這裡;心情反倒有一種義無反顧的釋然.

抬頭間;看見段鋼送的竇加的那一幅畫,其實是一張素描.是一個小女孩低頭綁著芭雷舞鞋準備上場的模樣,白底淡粉色調,小女孩微笑.樂觀.通達的情趣,充滿希望的肢體語言,豐富的強調出人生積極的意義,整體畫面溫柔溫馨協調的美感油然而生.李斐一眼就愛上了.

對於一個能夠了解妳這麼深刻的人,就像可以跟你的靈魂對話的人,讓妳不必再去尋找,不必再去害怕孤單,只要在他懷抱裡,世界就是這麼大,世界不再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想像而已.世界容納了我們,而我們得以回報的方式;就是繼續擁抱彼此,面對彼此.李斐好希望這個世界,從此就定格在這個地步.

就在白日交接給了黑暗,而黑暗也逐漸接管了一切.李斐在黑暗中,被電鈴聲驚擾了.這才發覺:都已過了黃昏,著急地打開門,就撲了上去,管不住的淚珠,溼了段鋼的肩頭.拉著李斐的手,怎麼沒開燈?輕輕的抹去淚痕,是妳的肚子?還是我的肚子在叫啊?

你還說呢?都等了一整天.抱著段剛的慾望如此強烈,叫李斐心理更加明白,眼前這個男人的安危.榮辱都將跟自己牢牢地緊繫一生.這份體認透過指尖傳送過去,這種昇華感使李斐頓時洋溢著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覺.托起李斐略尖俏的下巴:對不起,段鋼的話像是用了很艱難的方式,才決定說出來這三個字.李斐的眼中含著了然的淚光:我不會怪你,只希望;你可以用不著;以這麼辛苦的方式去面對.段鋼不知道用了甚麼神奇的手法抹去了李斐的淚光:我答應你,會用更小心審慎的方式進行,我知道你很堅強,但我更需要你的信任!

李斐微微的顫動著此刻激動的身軀:我當然信任你,只是看你渋入險境,這種擔心;我怕那種折磨,你懂嗎?段鋼輕吻著她的眼:我知道,我能體會.還記得上次在海上,妳那麼放心的,隨著波浪自在的浮沉,我當時希望那段航程,永遠沒有盡頭,沒有終止.

李斐回到那一時刻,身子骨跟著搖晃了起來:我又何嘗不是?但是;你現在的作為,不是背道而馳嗎?段鋼緊緊地摟住她,語重心長的說:每段航程都需要付出代價.

李斐堅強的說:看著我!但是不要昂貴到,超出人類所能付出的好嗎?段鋼像一條要溜走的泥鰍似的想掙脫:我會說:我只要妳好好的.李斐僅顧著死命地抓住段鋼:我們都要好好的,少了你的航程;不是我能負擔的.段鋼兀自倔強的說:妳一定要答應我,已經啟程的旅途,一定要順著命運的風帆,讓它引領妳,無論我會以哪種形式化身成舵手,我依舊會在妳的身旁.

李斐泫然若泣的說:你為什麼要說這些,你是不是有甚麼麻煩,讓我知道好嗎?段鋼似乎有意扭轉話題:妳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場景嗎?李斐拍著額頭笑著說:那是一場災難.沒錯,段鋼得意地想起:那是我這一輩子,做過最勇敢也是最睿智的行動.

現在是李斐故意想掙脫了:那是美化一個醉鬼的恭維說詞.至少一輩子忘不了吧?我記得那是;妳首次在香港的服裝發表會的慶功宴,妳就是在那裡;在一群衣著怪異的孔雀堆裡,全場惟一一顆閃爍的珍珠,明瑕.潔淨;就連我的醉眼,都無法錯過.公司的夥伴一起起鬨,打賭我要不到妳的電話號碼?李斐嬌氣的說:我只是個賭碼?看起來;我這顆珍珠也不怎麼光彩.可是;我還是贏了啊.

你根本就沒有要到號碼.我只記得:一個渾身酒氣的酒鬼,跑到我的身邊,劈哩啪啦一連串的英文,轟得我的頭都快炸掉了,我只能勉強聽得懂:你要我笑一下,給你一張名片,你就會get lost,為了打發掉你,我只好照做.段鋼從皮夾中,拿出略為發黃的那張名片,看那上面;不僅有你的電話,還有意想不到的幸福.

李斐嬌羞的說:你果然是一個無賴.段剛抱起了舉重若輕的李斐,用著高亢的聲音說:錯了,是一個真心的無賴,一個或許沒有對你完全說實話;但是卻願意把一切都給你的吸血鬼.

李斐回應他的吻:吸吧,你這個吸血鬼.兩唇交接,濕意的呢喃,甦醒的慾望,按觸著彼此身軀上令人歡愉的甜蜜點,指觸帶來昇華不止的愉悅,兩人拚了命似的取悅著彼此,時間流動著歡騰的感動,一路到達最高處.

人類的愛慾;如夢幻般,色彩瑰麗.無邊遐想.此等歡愉;就是人類對抗磨難的免疫力,作為人們將來啟動懷念時的能量,好讓人永誌不忘.

不共戴天的愛--- 11

馬文靜待著主席的裁示,這從來都是令人感到煎熬的酷刑,特別是在一份有欠周詳考慮的情況下;所提出的任何一種形式的報告或建議案.放下報告後,將近十分鐘的沉思,主席終於開口:這是一份很前衛的.很有衝擊性看法的提案,這位李小姐是一位很有能量的設計師.

馬文始終讀不出究竟主席的心思究竟為何?如果;主席覺得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我會力求改進.主席快速的翻著前幾頁報告,大致上;提到所提的活動規劃方向,我可以同意.但這不是組織部的權責範圍嗎?何況;這麼多的活動,相關的經費報告呢?財源呢?都不夠具體.

這個李小姐有解釋過:像是設計大賽,服裝發表會,她會運用自己的資源.黨部只是協辦的名義,至於音樂會;是由具有音樂系所的學校提供,這也不是問題.全國各區的婦女舞技挑戰賽,我會跟組織部陳主任詳談,至於戒指手環的費用,先以小量訂單,再看情況所需而定.其他公職人員的服裝設計,這筆費用,由他們自己負擔.他們看到設計圖,應該會很樂意.

主席習慣性的瞇了下眼睛,這是老花眼的後遺症:舉辦這些活動的意義呢?看起來不像是園遊會嗎?這些都是目前執政黨很拿手的玩意兒,你會不會學得四不像啊?我同意執政黨很擅長操作這一類型的活動,但他們是砸大錢在節日慶典的時候才做,充其量只有類似煙花的效果.而我們的目標:是動員學生.年輕人.婦女.或小至社區,在日常生活,就能釋放屬於他們自己的能量,提升屬於他們自己文化的品味.

主席將一雙大手蓋住這一份報告,隨即又將雙手何而為一壓在報告上,顯得猶而未決的意味:而這些活動,還不需要花到多少錢?馬文知道有一半勝算了:如果還有其他需要?我會去洽談一些大企業,針對偏鄉地區的教育設施提供援助.主席不置可否:你一個人辦得來?馬文被採用了,他心裡明白已無退路,小心的提議:,我想懇請主席從組織部抽調些人馬,幫忙成立幾支種子部隊,先加以集訓,才有辦法進行.主席習慣性的,又沉思了好一陣子,好吧.所請照准!謝謝主席,我會加快進行.

這樣子吧,主席在一張公文紙上寫下幾個名子,這是我幾個很長期的老朋友,如果在經費上.物資上.有問題的話,你可以去找他們,我會先打個電話給他們.太好了,馬文喜不自勝的說.你先別高興得太早了,一個月,我要先見到一部份的成效,懂嗎?馬文不露喜色的回答:我知道.

主席神色中還有最後一點猶豫:還有甚麼事情嗎?馬文不由自主地壓低了音量說:不知道主席有沒有注意到最後一點建議?主席嘆了一口輕微的氣:像羅斯福一樣的爐邊談話?如果主席覺得畫蛇添足的話,馬文記得李斐要他故意這麼說.

畫蛇添足倒不至於,剛才我就是在想這個問題,大家會喜歡聽嗎?馬文大膽的轉述李斐的話,如果:只是雄才大略的談話,大概就太老套了,馬文注意著主席的反應;但如果是家長式的殷殷垂詢.溫暖的提醒;原來社會上的現象及目標,應該足以讓人們了解,我們是生活在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主席揮一揮手,表示知道了.一等馬文專轉身離開後,隨即自言自語:雄才大略.還是針對社會問題.有句

話:治大國如烹小鮮,想了一想:這個女孩子竟然用激將法想看我這個老頭子還管不管用,這個小妮子該不會是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上吧?..對付執政黨,就得以地方撼動中央的方式,以小處來看大方向,正所謂群起而響應,再以人文關懷為主體,以藝術滋養文化,以包容取代對抗,這不就是一種新型態的寧靜革命了嗎?主席莫然的笑了起來,看來;連我這個老傢伙也得動一動了.

不共戴天的愛 ---12

一大早;大批市調處的調查員,在段鋼的公司內,進行大量的蒐證以及採集證物的動作,整個辦公室亂成一團,顯然疑似針對四月份禿鷹放空東潮的疑雲未散,只見段鋼仍舊老神在在,對眼前的一切視若無睹.段鋼的幾個律師也跟著跑上跑下,總算攔下一些資料隨後,這些調查員帶著幾箱的證物匆匆離去.

只見關上們後,段剛跟幾個律師進行閉門會談,辦公室內;趙娜低聲地跟張強咬耳朵:段哥會不會有事?張強故作鎮定得:以我有限的法律知識而言,段哥應該沒事.趙娜仍舊驚魂未定像隻壞掉的燈管,閃爍的問:怎麼說?還不簡單嗎?所謂的禿鷹放空;指的是:事先並沒有該公司的股票而著手先行借卷準備放空得利,而放出假消息,製造出對該公司不利的訊息,導致股票下跌,等著以融券放空的方式獲利,別忘了,前提是:原先沒有該公司的股票只是借股票準備放空對吧,跟我們長期擁有股票的條件根本就不符合,請問要怎麼成立?張強背誦法條的功力倒是不差,只是語氣間,充滿空洞的無力感.說的也是!趙娜這隻燈管終於報銷了..張強現出得意的神情時.又覺得哪裡有欠妥當?趙娜突然覺得怪怪的:這個連你都知道了,難道檢察官會不知道?張強變啞了,連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送走幾個律師後,段綱要張強進他的辦公室.張強還未坐下,段鋼就問道:我們現在有多少東潮的股票?張強算了一下:大概兩成左右.斷鋼毫不猶豫地說:繼續買.張強很高興段哥還是段哥,沒被任何事物輕易擊倒!買到多少?段鋼輕描淡寫的態度,好像那些調查員只是來喝個茶拜訪一下而已:兩個方向;一個是6月1日,另外一個是三成股權.多少的價位才可以買?斷鋼將筆記型電腦轉過來,仍舊指著東潮的股價圖,上限是---10年線12.5元

張強知道萬事圖謀只為今朝,更精確地希望知道:萬一;價格超過了呢?段鋼指著圖形上左手邊明顯較高的價位,這是未來10年線扣抵的位置;你看:會一路走高.只要我們控制在10年線的位置,東潮的走勢會維持走平的趨勢.這會讓長期想要投資的人,袖手旁觀好一陣子.

那以後呢?我們可以好整以暇地買,這樣子的話可以稍減檢方指摘我們禿鷹放空的壓力,再者;10年線是長期投資人觀望的重點,要嘛;就由我們決定:它是它是邁向美好的未來?還是墮落萬丈深淵?段哥:我可不可以先知道個答案啊?你別緊張,將來少不了你應得的那一部分.張強傻笑而滿意的離開了辦公室,好像嘴裡叼了片牛排似的.

斷鋼緩緩地走入露台,滿台春花怒放著,陣陣花香襲人,梔子花香尤其獨特,那是李斐的味道.原本是夏季才開的花,今年熱氣來的早.段鋼輕捧起花:永遠的清新.脫俗.象徵潔淨的花白,對段鋼所從事的行業來說;更有鮮明對比的意謂,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寄托對象嗎?

段鋼其實最在乎的是:李斐能不卑不亢,永遠平等的看待任何人,就連當初對他這個意外闖進來的陌生醉鬼,她也沒有一絲搵色,這得有多大的包容力啊?段鋼擄獲了她,不;是她一眼就征服了段鋼,一生

的堅強的他,卻意外的.心甘情願地,成為她的俘虜,任由她的處置.

不共戴天的愛---13

馬文一早就來報喜訊:李小姐;你提的方案,主席幾乎一口氣就批示通過了.說真的;我從來都沒想過,他會這麼爽快就准了.李斐心想;這隻老狐狸還是被他猜中了,卻不由得也對這位長者,有了惺惺相惜的尊重意味:或許;他早就意識到了:已經需要大幅更張的時刻了,也或許;他不是我們原本所像的一個陳腐而過氣的政治前輩.

馬文回想起主席的每個推論:或許:正如你所說;主席終歸知道就是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一切都好像是在李斐的臆測之中一樣,李斐對於當日孤兒院中的場景依舊念茲在茲:我倒是比較在乎:偏鄉地區教育問題,那邊除了資源貧乏,隔代教養的問題更是棘手.這個主席也考慮到了,他還額外給了我幾個名間友人的資料,如有必要可以找他們幫忙.

李斐的思路,有如跳著難度極高芭蕾舞者般的難以跟隨:有電腦領域的嗎?馬文不假思索的回答,他已經跟其中幾位聯繫過,他們都表達出肯定的態度:有!我可以請他們捐贈些平板電腦.兩個人的想法倒有如跳探戈的舞者一舉手一抬足之間,顯得默契十足:對!再加上架構一些線上教學系統,就可以再提升教學品質.馬文循著贊助的這些想法:再要求提供些獎助學金,讓國內一些績優的大學生,可以利用寒暑假下鄉,擔任臨時教員,輔導這些兒童的課業,盡量拉近城鄉之間的差距.

瞧你愁眉苦臉的,李斐作弄的說:你不是希望有更多的方案,看你似乎很難取捨?馬文一下子像放空了電池的手機,無法接聽,只是自顧自地說著:錢.錢.錢.都需要錢,而這些應該是利用國家的資源,來做更合理的分配.

李斐說來就有氣原本對政治人物的厭惡感不禁再次提升到跡近反嘔的地步:把國家的資源放在教育資源上,這只是口號而已,我們的國家把多少資源花在購買昂貴的軍事裝備?而且定期的維護.更新;這些的費用還只能希望備而不用,一旦發生戰爭,這些武器殺傷力,反倒使人民受害的程度越深,這種威脅理論,浪費了我們多少的資源?

馬文只好無奈地說:這種意識形態綁架了我們幾十年了,要鬆脫談何容易?李斐現在像是個摘了朵茉莉花插在耳旁,便想取代槍桿的革命家一樣:我知道.光看看中東地區;不同的宗教信仰,導致的文明衝突,犧牲了多少寶貴的生命?馬文像是一個追隨者,一個打著赤腳想要走過荊棘遍地的傻子.所以;你一直在你的方案中,不斷的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說實話;有點緩不濟急.

這個茉莉花革命家,這回看見大砲還不想逃:但卻是黑暗世界裡,一燭熹微的光,好讓人類不會墮入黑暗的深淵.馬文的腳已經又腫又痛了:看來李小姐,是一個徹底的樂觀主義者.所以;我會答應盡我棉薄之力,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我沒有看錯人.現在則是臉又紅又窘的模樣,難得馬文謙虛著說:這已經是最大的恭維了.

工作室的小妹跑了過來,在李斐耳朵旁說了幾句話.李斐趕忙打開電視,畫面上正好是市調處的調查員,離開段鋼的辦公室的時候,記者的旁白說著:根據官方的說法,斷鋼的投顧公司由於涉及東潮公司的禿鷹放空一案,案情有了升高的發展,調查局的官員透漏:根據線報進行搜索,查獲部分相關資料,如有必要;會再對相關人員進行約談的動作,以上是本案的最新報導.

李斐突然停掉了思考的作用,忘記了身旁的一切.李小姐;馬文輕聲的呼喚著.李斐的焦距漸漸的拉進,眼眶卻積聚了淚水.妳認識裡面的人嗎?是對你很重要的人?李斐清點著頭,怕動作太大了,淚水會奪眶而出.

妳先不要太擔心,等了解過後,再做打算.李斐茫然的樣子,馬文頓時覺得悵然若失的感覺,於是說: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等走到門邊時,馬文突然回頭有了個決定:你可以告訴我,他的名子嗎?或許;我可以幫妳問問看?我不能保證些甚麼?但是;我可以給妳一個答案.

真的嗎?李斐的眼淚已然奪眶而出:段鋼.他的名字叫做段鋼.馬文點點頭,心中驀的;有一種感動,如果能成為她牽腸掛肚的對像,那會是何種的幸福啊?

不共戴天的愛---14

隔天下午,馬文坐在大安森林公園旁的一家.仍以虹吸式調煮咖啡的店裡,就在臨窗的角落上,約莫十分鐘後,約好的對象,略帶快速的腳步出現在店門口,他先是四處張望了一下.隔壁的幾個桌位都是空的,只要音量壓低,不容易被聽見談話的內容.

送完咖啡後,這名男子先開口:同學,這麼急著見面,想必非好事,說吧.馬文知道這件事情的敏感度,雖然出了事;掉腦袋的未必是自己,但是;這位同學的鐵面無私,在學生時代就是正義使者的稱號,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檢察官,我知道你很忙,上班期間讓你跑出來,我先跟你說聲抱歉.

咖啡香氣意外誘人,喝下一口後,甘韻猶存:先別說抱歉,等我知道你的問題後,你再來道歉.兩人之間在學生時代就相互稱許,馬文不假選擇的說:你知道我的為人,我也懂得不讓你為難.檢察官一副了然於胸的表示:如果是別人,我根本就不會出現,說吧.

馬文一開頭就稱:昨天的禿鷹案?不談個案,檢察官停了一下,喔..喔..喔...等一下,這一定是一個精彩的故事,你從頭說,但是這個案子撇一邊.馬文竟然把自己對李斐的感覺,說得很清晰,很精準,連自己也很意外:原來自己對她;好像了解的很深刻.檢察官像是問案一樣,詳察清楚後,說了一個很明白的結論;你喜歡上她了.

馬文沉默的,沒有提出抗辯.檢察官一語成讖,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天啊,你真的承認了,這個案情太複雜了,不過看來;你沒有上訴的空間.馬文說不出心中的感受,如同灰濛濛的天空,不知道陰晴,只是清朗朗的說:我知道,我也查過段鋼的資料,一個極其優秀又厲害的角色.是一個容易贏得女人青睞的男人,我無法說出李斐不能喜歡他的理由.

檢察官知道這件事非關政何的政治利益,馬文的關心純粹只是好意,但是無奈的是:法律的線就畫一條在法條,上也在守法知法的人身上,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那你還想知道些甚麼?這個案子我不能談.馬文知道分寸,但是為了良善,馬文追著問;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個乾淨的傢伙,值不值得她的託付?

檢察官深思了好一陣子,終於說:他沒有多大的問題,除了因為有人具名檢舉,我們不得不展開偵辦,還有一通海外的電話有點疑問之外,他沒有把柄,我懷疑:這是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兩邊玩得過火了,我

能說的就是這樣.謝謝.馬文說不出來;是替她鬆了 一口氣?還是心有未甘,這種交雜的情緒,讓馬文的臉上起伏不定.檢察官幫好友著想:你要想清楚,不要淌入太深了,這種公子哥兒的子彈,是打不完的,連我都不想奉陪了.

好好的謝過同學後,馬文一時之間;有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自己從小以來就是孤獨長大的,根本無法體會被關愛的感覺,只知道人生隨時準備要奮戰,要掙扎,盡己之力活出自我,還好有院長時時的提醒,善心人士的義舉,讓自己從小就感覺到這個世界裡;自然就有一股良善的力量,免於這個社會進一步的墮落.個人的遭遇,有時候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是為什麼每次自己心裡存有疑惑徬徨時,就會回到孤兒院去,對自己而言:它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機構,它是一個極小極弱勢的地方,但它也是一個棲身之所,對一個一無所有的小孩子而言;那是一個起點,自己的使命:是讓更多弱小需要被保護的無辜者,在這個金錢意識當道的社會裡,能有一個立錐之地,至於感情;馬文從來就沒有真正牽心掛慮過的對象,自然也無須強求.想到這裡,馬文知道同學勸自己不該想要介入是對的.但是悵然若失的虛無情緒,卻凝重地壓傷了自己,馬文覺得今天的藍天高度,似乎低了許多,所有視線前方的事物,都壓縮到眼前,一股窒息感,很想讓自己落荒而逃.

不共戴天的愛---15

馬文說完同學偵辦的大致情況後;李斐情不自禁的握著馬文的手,謝謝你,感激之餘連忙說;希望沒有讓你太為難?馬文環顧四週,好找到段鋼的行蹤,想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他呢?跟他聯絡上了嗎?李斐抽回握住的手,還沒有他的電話,他很忙;他總是不希望我了解太多,以免擔心太多了,我知道他的用意.

馬文的情緒如未爆開的煙火,只需要一點差槍走火,空氣中酒精的濃度,應該是從馬文的醋意揮發出來的:他怎麼能讓你一個人面對呢?他應該要全盤托出,難道他有難言之隱嗎?你不了解他,李斐苦笑著說;他身處光明與黑暗交界之處,他希望他的作為不會影響到我,他要我看到他光明的那一面,沒有陰影.沒有拖累.

馬文解讀文謅謅的詞彙能力,此刻大該遠低於一般人的水準以下:妳不覺得很奇怪嗎?相愛的人之間,不應該有所隱瞞,否則;像妳這般時時刻刻的擔心,難道他不自責嗎?噢,是的,他非常的自責,李斐臉上欲哭又笑的模樣;如果你真的愛上一個人,妳會要時常擔心,他工作順利嗎?同仁之間相處愉快嗎?老闆有沒有很龜毛?或者公司營運的狀況還好嗎?我只是擔心,多擔心他會不會有牢獄之災?是的.愛上一個人,妳會有無數個擔心,當妳愛上一個人,就是一種無止境的負擔.如果妳真的足夠真心愛一個人的話,我會認為是一種甜蜜的負擔.妳只會想跟他一起面對,當你開始懷疑這一切值不值得的時候?愛情已經死了,至少即將凋蔽了,就像身處在繁花盛開的春天,卻再也聞不到花香了.

馬文的心底;一陣驚駭,剛才的煙火一下子釋放完了:原來這就是真愛.對不起,我說得太多了,太繁瑣了,你一定覺得厭煩了,不,馬文一下子如處在絕美的春景裡邊,捨不得出來了,只能當一個遊園的旅客,他只能艷羨的說;值得被李小姐這樣對待的人,是非常榮幸的人.

這份榮幸是我的.李斐微笑的說;還從皮包裡拿出一張支票,這是他昨天派人送過來的,還有一張字條,他說:這張支票應該足夠購買三百台平板電腦,就當作一個開端,希望我的工作順利.

馬文驚訝得合不上嘴.紙條上,連他碰上的麻煩隻字未提,就表示他有信心;他過得了這一關.馬文不是

一個小氣的人,他認真的佩服說:段先生,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他的體貼總是不著痕跡,卻又真實存在,我也是好一陣子才習慣了.馬文從未有過這麼雲淡風輕的感覺,徹底了解一個人很難,要完全佩服另外一個男人,那種感覺大概只有被火車撞上了才能比較:那我算是杞人憂天了.別這麼說,即便是如此,我還是無法完全放心,加上你的解說我才能了解他的安排.

馬文洗耳恭聽:甚麼安排?李斐苦笑的說:他會一直跟我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他要我在這件事情裡完全沒有糾葛,他不要我受到任何的牽累.馬文想把剛開始所說的話像是當場作弊被抓到了想湮滅證據得把話給吞回去:我是真的誤會段先生了.

不要這麼說,我先替他謝謝你,至少;我應該謝謝你,就是因為他不想牽累我,才讓我擔心,還是經過你剛剛的說明,我才能真正的放下心來.馬文的手在身後攪成一團:很高興,我還是有幫上忙.我相信你的好意,這個社會也正是需要像你一樣,只問善意.只圖光明的人.這是一種很踏實.很堅定的方向.我很樂意站在你這一邊.

馬文終於明白:這樣子已經足夠了,自己不會再希冀更多了,李斐能有這樣的愛情,而自已足以擁有兩份友誼,人生也足可告慰了.馬文的藍天終於恢復了高度,雖然有幾朵小灰雲繞著跑個不停,人生就是該有點灰濛濛的時候,才能期待陽光依約前來,不是嗎

不共戴天的愛---16

段先生,如果你要繼續行使緘默權的話,本席會慎重考慮:以目前的最新證據顯示;將被告處以背信罪起訴.

段鋼的律師趕忙提出異議:鈞座;背信罪的當事人,必須本於職權行使,而段先生本人並未正式擔任任何職位,恐怕身分上並不適格.

檢察官對接著段剛的雙眼,發覺其間竟然無絲毫懼色,一般嫌疑犯都會帶有閃爍,遲疑,甚或凝滯的眼光,多少都會透露出惡意的痕跡,而段鋼卻任由檢察官以懷疑的先驗假設針對他,也不猶豫或選擇退卻,這在檢察官的經驗裡面;如非大奸大惡之人,否則就真是相信自己是無辜的人,現在連檢察官也無法確定段鋼到底屬於何者?

檢察官打斷律師的說法:先不論適格與否?這是本院偕同市調處查出: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時零六分,發話地點就在嫌疑犯的辦公大樓,使用的聯絡工具為一預付卡,經查證卡號的所有人:為該公司經理張強的阿姨,通聯內容指出;疑似嫌疑犯的聲聯,其中一位英國籍男子亨利,對其提出六位數的美金作為報酬,要求製造不實的消息,導致東潮公司接連股價重挫,難道;嫌疑犯也要否認這通電話的存在?

段剛的態度一如申報所得稅般的自白:亨利先生是本人的同學,他所任職的公司;素來是以營運不良或是作假帳的公司,作為放空標的,他們的作風異常低調而以審慎聞名,而且直到公佈名單之前,絕不

可能洩密.至於那筆款項,純屬我與他之間的私人借貸行為,他們公司發布有關東潮的營運及股價評估,根本不是我能置喙的,這是業界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請審判長明察要求本公司的目標是在取得東潮公司的營運權,我想市調處帶回來的交易紀錄中,足以顯示在本公司的操作紀錄裡,買進的數量遠遠操過調節性的賣出,試問;如果我們要併購的話,一昧的放空豈非拿磚頭砸自己的腳嗎?

檢察官只能依法就法:至少有不少的的投資人蒙受損失,本院的職責,是在致力於維持交易秩序的公平性.

段鋼也不忘提醒:同樣的;如果是善意的經營者,管理人,對於公司經營的績效才是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也才負有最大善良管理責任,而我不認為東潮公司的經營階層有盡到該項職責,這才是導致股價遭受接連重挫的主因,我們本身也是蒙受巨大的損失,試問既是受害者又豈能同時扮演加害者的腳色?

檢察官似乎故意讓段鋼盡情的放言高論,他想觀察斷鋼的居心為何?手段如何?他是一個金融遊戲的玩家?還是一個資本家?還是像他自己所說的企業家?本能的面向上,檢察官面對過太多的罪犯,多到可以一眼就可以辨認出對方是否有罪?而在面前的這個人,檢察官似乎感受得到:段剛絕對不是一個罪犯,反倒跟他自己很像,都是忌惡如仇的人,檢察官嫌惡罪犯;除了是職責所在,也因為罪犯,既冷血.又殘暴.往往視法規規範為無物,視人命如草芥,檢察官深悟痛之,而段鋼會忌惡如仇,卻像是被仇恨所包圍,他想要以恨治恨,以仇止仇,他就像遊走在法律邊緣以外,伺機做些甚麼?檢察官想了又想,難道這就足夠給他一個罪名嗎?檢察官陷入兩難的困局,法律是為拔奸除惡而設,而對不是壞人的劣行,檢察官視應該發動刑罰?還是無罪可罰?檢察官在罪刑法定主義的天秤上,做出了暫令駁回的處分.這時候檢察官才想到馬文,對不起同學,因為我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感謝我,恐怕連你自己也不得而知了吧

段鋼再逃一劫,眼見決戰時刻逼近,段鋼是要繼續玩法自斃?還是靜待事情的演變?凡人行事必有動機可循,人類也是唯一會基於動機而採取對應的動物,不論動機是行善或是牟利?出於私自的夾怨報復?或是某種高貴的情操;人類都是為了動機而存在,當某一天動機不復存在了,我們也將淪為一個只為存在而存在的動物了,所以段鋼這種為了以仇止仇的動機,是注定淪為一種對於愛情的咀咒嗎?是有如一種不共戴天的愛嗎

不共戴天的愛---17

作家黃春明曾提過:別人是太陽的孩子,宜蘭人則是雨的小孩.似乎為了證明此話不虛,即便已是五月天了,天空仍是灰濛濛的,雨絲四處可見.李斐憂心地望著馬文:這第一場下鄉活動,特意選擇了有後山之稱的民主聖地-宜蘭;會不會天公不作美啊?

馬文倒是挺有信心地說:宜蘭人特有的悠閒步調,就是喜歡放緩一點,但對公眾事務的熱情,可是拚了命的有名,反倒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性,使得執政黨在這裡的優勢,已經累積了幾十年,這才是最為艱困的地方.

隨著宣傳車陸陸續續歸來,人潮開始三三兩兩的聚集,這次打著藝文活動的號召,似乎對應了宜蘭人熱愛戲劇的口味,漸漸地將文化中心的座位填滿了七八成,燈光漸次暗了下來,如電影般的紀錄片,開

始放映:先是炸彈聲轟然的四處響起,灰塵漫煙下,畫面逐漸清晰;一個四五歲滿臉盡是塵土的小孩,放聲的大哭著,遠處傳來救命及救護車的氣笛聲,一名身著白袍卻是塵土覆身的男子,無助地看著眼前的烈火,他的身旁已躺著三具小朋友的身軀,也不知生死,突然間;這名男子倒地放聲大哭,他明白:他已無力再進火坑,救出任何人了.此時觀眾席上已有人,忍不住頻頻拭淚,畫面慢慢淡出.接下來是:台灣一連串從1970-1980-1990所發生的石油危機,十大建設,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人們憤怒得丟著雞蛋往當時的美國談判代表座車,發出陣陣怒吼,大陸的天安門抗議畫面,台灣中正紀念堂的野百合學運抗議事件,此時畫面再次淡出,在焦躁地等待氣氛中:一陣充沛有力的樂聲,呼應著觀眾的期待,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也就是熟知的英雄交響曲,以寬大.高貴.華麗的樂聲,富有詩意及廣大的力量,征服了現場的觀眾.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是紀念拿破崙般的英雄人物,此刻該是紀念無數個犧牲奉獻的無名英雄們.

舞台稍作延伸後,接著進行服裝表演,一些由大專學生們客串演出,穿著由李斐設計的;或是極為寬版無曲線的明灰色套裝,象徵解放的意念,也有休閒系列泥灰色牛仔褲左膝前,有一塊和平玫瑰色的和平圖案,上身是一件銀色T恤,圖案為dud中文是啞彈的意思,最後壓軸是一件米白色婚紗,上面綴滿銀白色小型炸彈的亮片,左心房的位置以胸針的方式,掛著一顆鮮紅色破裂的心,模特兒以緩慢的方式,走向舞台的最中央的位置,最後以向空中擁抱的方式,作為結束.燈光全暗後,李斐帶著模特兒出來,接受大家的歡呼.

又是一陣樂聲;這一次曲風轉向低音旋律,在逐漸轉弱之際,又有令人感到憤怒又感動的情緒,這首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引動著觀眾走向富有浪漫又有沉思的意境,隨後在低音的旋律中,逐漸將觀眾帶出音律的氛圍.

銀幕畫面再次出現;主席現身了,他坐在一座昏黃燈台旁緩緩地說著:各位親愛的台灣同胞們,大家辛苦了,經過一整天的勞碌奔波後,我希望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圓滿溫馨的家園,正開著一盞象徵希望的燈火,等候著各位一享天倫之樂.

在這個同時黃昏即將落幕,也是黑夜即將來臨的時刻,也是我們的國家最動盪不安的時刻,各位的圓滿家庭象徵個人追求的幸福價值,而一個動盪的國家,也帶來紛擾不安的社會環境,今天讓我們靜心的坐下來,拋開成見,開誠布公的面對面;對我們的社會正面臨的各種議題:像是高得買不起的房子,低得不足以安居樂業的薪資,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特別是偏鄉地區的兒童們,長者們;缺乏適當的教育及照護,這種種問題正在不斷的惡化當中,我祝福各位的家庭,也祈求我們的國家;民主.繁榮.安定.所以我們要一起合作,共同承擔,從基層.從鄉村.就從各位的身邊開始,就從各位剛剛感受到的,瞭解到的,從文化.從音樂.從藝術.從教育;開始做起.讓我們以合作取代帶對抗,以分享取代對立,以共識來消除歧見,讓我們用愛來重新建構一個城市,一個更美好的家園,一個更團結的國家,讓我們以喜悅的心情,來迎接黎明的到來,祝大家幸福安康.

等了一下子,燈光逐漸亮起,只有此起彼落的掌聲,但多數人的臉上:是一種嚴肅的神情,馬文欣然地看著這一種寧靜的氣氛,他心中明白:在這塊執政黨的聖地,要興起一絲波濤的迴響,有多困難?今天卻叫李斐,給敲出了這麼大的聲響李斐安靜的坐著,她不知道意識型態的窠臼,有多牢固?馬文牢牢地握住李斐的手,你做得太好了.李斐仍不明就裡:哪裡好了?掌聲稀稀落落的.不要管掌聲了,你沒有觀察到,人們離開時的神情嗎?你打動了他們.

李斐原有的對人群那種原始互動的感情,不再那麼生動化,反而意識到在某些意識形態上的窠臼的強大對立感,覺得徬徨,原本在觀看中東宗教衝突上的介紹時的那種訝異,今天就在這塊土地上同樣發生著,只是槍砲的生死對決與語言的辱罵對嗆的差別而已,李斐覺得無比震撼,卻無力化解,一時之間只能回說:有嗎?在哪裡?

馬文看著發楞的李斐輕推了她一把:你不知道,宜蘭的人文風情,政治文化,我們一輩子在這裡贏不了.李斐搖了頭說:那我們豈不是選錯了地點嗎?確實;一開始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還是選了宜蘭,作為征途的第一站,話還沒說完,幾個駐地的電視台記者,已經圍著馬文問個不停.

李斐慢慢地走開,心底是一片事後的緩然,對於政治的判斷,本來自己只是個生手,只要依著馬文走,想必這是條單行道,終究會到達旅途的終點,看著馬文興高采烈地描繪著,也就隨他了.

當然還有牽念的對象,仍然沒有訊息?這一次征途將近個把月,李斐有點後悔,也才明白:你想知道愛一個人有多深?就是當你離開他的時候.就像你會懷念好天氣,總是在一連串陰霾的日子裡.李斐望著滿天的星斗,亮花花的,群星;你是哪一顆?哪一顆才是我該仰望的你?可以把天空當成大海嗎?那我一定會搖著船槳,划到你的身旁,李斐心中暗暗許下承諾,有一顆流星,劃過夜空.李斐晶瑩的淚珠緩緩欣然的落下

不共戴天的愛--- 18

華燈初上的時刻,街車如潮水不斷,直線而行的兩台車,在交會的瞬間;同時閃爍著內側的車燈後,不約而同的退下雍塞的車流,前往約定的地點.不多時,台北美術館前的停車格,接連的停下兩台車,段鋼後從後面的車子下車後,緩緩的;走向前面的車,才剛上車,便迫不急待地以極快的車速離開,駛進了幽黑的夜色中,打探那詭局多變的情勢.

張董事在夜色中扮演著另一層角色.臉上毫無半點懊悔的神情,卻對著段剛說:段先生,很遺憾事態的演變,未能盡如你意?段鋼卻仍是泰然自若得很:要怎麼說呢?如果凡事盡如人意,則未免枯燥無趣,如果超出了掌控,又要驚慌失措,何必呢?大膽的假設,盡情地揮灑,意外只是謹慎的獨生子,你懂我的意思嗎?

張董事不得不佩服斷鋼的膽大及心細:段先生,真懂得戲如人生的情趣啊,連地檢署都當作遊樂園,我老了可玩不起.斷鋼望著車窗外,朦朧的夜色自然比車內要賞心悅目得多:所以雲霄飛車都是我在搭,你可是只擔任收票員的工作,輕鬆寫意又有錢拿,

張董事當然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平常唱唱反調別人還可以當作是一種憂心所導致的結果,叛徒的下場可是迥然不同的下場:拿不拿得到?還可得靠段先生囉?.段鋼比出三的手勢:只要三成的股權一到手,我會完成申報手續,也是你要申請召開臨時董事會的時機,你要的總裁職位,我就雙手奉上.

張董事久居人下,雖有野心,卻是一匹老狼而已:東潮的老陳,可不是那麼容易對付.段鋼再三安撫的說:我們兩人的股權,在改選董事時,足以從他手上搶下三席,這老狐狸:以為他丟了三席,還有你那邊的四席人馬,還以為是6比3,他怎麼比都穩贏呢?張董事端詳著段鋼:大家都想知道,段先生圖的是甚麼?

資本社會嗎,不就是圖利嗎?東潮這班人,已經過時了,而且是離譜的過了時,20年前的科技發展沒跟上,每年靠著那些老掉牙的資本題材炒上一波,股價又跌回原價,現在是工業4.0的時代,難道你還想跟著走進產業墓穴,一起等著被埋葬掉?張董事可不是隨便就可以乎嚨的:你能保證新的專業管理?創新的產業研究?

段鋼準備拿出殺手鐧:我不會保證給你這一塊管理方針,因為你將是未來公司的領導人,管理是你的專業職能,但是;我會帶入新的產項,可以在既有的公司基礎上,加深競爭的本錢,30年;我能保證公司未來30年的發展無虞,前提是:你要適度授權給專業設計及管理人才.這裡有一份專門針對東潮產業發展的報告,這是極為機密的報告,想必不需要我多做提醒?這是我籌畫了好幾年,有關東潮未來的明星產品走向,我已經拿到了以色列一家公司的專利,他們也將是未來東潮的股東.

就在張董事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拿段鋼手中的報告時,段剛的手停在半空中:我保證你在讀完這份辦告後,你會立即的想加入,但是我要你先簽下一份意向書,我要先取得你的保證,張董事部不得不信了段鋼:一切照你所說,我百分之百支持.

就在張董事簽字時,段鋼望著他說:我知道你跟老陳之間的革命情感,但是他也埋沒了你的才華,而且他不是一個好人.張董事無奈的說:那你是嗎?段鋼打開車門前補一句:我把一切都交出來了,你還會在乎我是不是嗎?

張董事看著下車離去的段鋼,他是一個異類.早在答應跟段鋼開始接觸之前,張董事已知道:他是靠著過去十年的全球股市大漲,便慧眼獨具地在專門發行ETF的基金公司大有斬獲,但他的身分始終是個謎,其實張董事對這一個部分並不那麼在意.他現在只想翻開這份報告書,看看這究竟是一份藏寶圖?還是異想天開的創業計畫書?張董事很快就能揭開這個謎團

不共戴天的愛--- 19

在似夢還醒之間,滿天星斗的黑底,逐漸為白光挪換.星光與晨曦交融之際,太陽以一躍而上的姿態,叱退黑暗.李斐霎時之間;睜亮雙眼,在星夜之間遺失的划槳,正在心慌之間,原來天亮了!信步走至窗前,一拉開窗簾:大海正以遼闊無垠的姿態,覆載著金色般,以雍容華貴之尊,捲捲而來.李斐以開放感恩的心,想立即下樓找一帆小船,倘佯其上;但一時之間苦無舵手.苦笑之餘還是作罷.

到了大廳,馬文正在與工作人員協調今晚的演出事宜.李斐招招手,自顧自的在咖啡廳坐下,置身於如夢幻般的英式風格氣氛中,足以遠眺的海景,此刻已經是遙遠的置身於室外的感覺.李斐想起幾年前:在紐約正好是聖誕節前夕,夜空飄著細雪,洛克斐勒鄰近第五大道的昏黃街燈下,整個廣場幾近空無一人,身處異鄉莫名的思愁,那一夜虛無的雪景,時常在李斐孤處一人時,像鬼魅般出現;提醒著李斐,即便是再美好的事物,若只是孤芳自賞,便是心靈上的缺陷.人心的完整,不在追求完美,而在傾訴與聆聽進而分享美好,讓自己進入他人,或由他人來汲取你心靈上,曾經感受過的那一種美好或芬芳.

馬文以不動聲色的方式坐了下來:看你想的那麼入神,我都不好意思打擾妳了.李斐抬頭看著高挑的樓頂,目光不自覺眺望出窗外,那片深海的藍!沒甚麼,我只是覺得這裡好美啊.馬文跟著讚嘆:確實花蓮的美,是溢於言表,很難形容.

李斐想此刻倘佯在浪花上像條海豚般戲水:美是一種體驗,一種昇華,非親身經驗不可.馬文伸了伸舌頭像是要舔食海的氣息一樣,突然覺得不太雅觀:還好知識是可以經由傳授而來,非先天的內受感,否則像我這種色盲,豈非無可救藥?李斐拍了下馬文的肩頭:別把自己說成這樣,美感無須誇大,就是夕陽;也能讓任何人感動於時間流動的神奇.馬文點點頭:我倒是覺得夕陽,是告訴我一日所得.

李斐忍不住笑了出來,那種笑容像一種嫣然的笑在百花爭艷裡:你總是像個實務大師,不忘提醒物有所值.馬文只想欣賞李斐那一身芬芳的美卻脫口說出:我只是一個打過無數個工的人,每天期待的就是收工的時候.

李斐瞪著馬文看,然後拍著手說:你讓我想起海明威說過的一句話.馬文的市場理論以往都管用: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他在市場上的價格之類的?...李斐說出這一陣子,她對馬文的感覺:這世界摧毀每個人,但總有人能在受傷處堅強起來,你就是那種拒絕倒下的人.

馬文這會兒真的是有苦說不出了:我是不能倒下,我只有一個人,永遠都知道自己孤立無援,而不是有多勇敢.李斐聽出馬文口中的堅決及無奈,這是第一次李斐從別人身上看到的;對於生活帶來的掙扎:所以;你不想讓其他人也一樣,孤立無援嗎?

馬文對於生活的剽悍對決,第一次如此生猛的展現在別人的面前,而他選擇了以同情以及支持,來接應那些無力於生活的人:沒有人應該是那樣的,特別是先天上,就無從選擇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話,我不允許.

李斐為之動容,不僅為那份氣魄,更為了他曾經付出過的辛酸,大聲說出:好一句鏗鏮有力的宣示.馬文認為自己仍做得不夠,或永遠都不夠;而不值得這一句慰勉的話:好啦,一大早都還沒吃早餐呢.李斐揮手招呼著服務人員:你盡量點,我請客,多吃一點,力氣大一些.

李斐看著眼前的這個男人,勇於擔當.一幅無畏無懼的模樣,是真男人!而段鋼呢?心中自然而然浮起段鋼深情的模樣,兩個人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人.馬文有勇有謀,有充沛的愛心,是一個絕對足以信任,依賴的男人.段鋼啊,是一個一時之間讓人猜不透的人,值得慢慢地玩味,他的心中的塊壘層次很深,深到可以搖撼妳的心靈,懂得如何撥動妳的心絃,愛妳如此深刻,卻又不著痕跡,當妳以為失去他了,卻又嘻皮笑臉的讓妳轉哭為笑,就好像他有很大的魅力,他的目的卻不是在吸引妳,而是讓妳著迷.經常不在妳的身邊,卻讓妳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李斐羞紅了臉,想起了他這個吸血鬼,恨不得即刻結束眼前這一切,他的懷裡有李斐想要的一切

不共戴天的愛---20

東潮公司宛如宮殿般雄偉的外觀,今早在38度的高溫燒灼下,似乎罩著一層噩耗般的烏氣,隱約的有股病懨懨的不安氣息,在高溫的蒸發下,整棟建築在水氣的繞射中,呈現著扭曲躁動的景象.圍牆內;原本呈現優雅圓弧形的大理石地板的車道,已被焦急的車輛停滿,總經理剛停好車,便一路氣急敗壞地大聲嚷嚷:這是背叛,背叛啊.看來暑熱不僅只是汗流浹背的代價,還容易讓人瘋狂.

一進到大樓內;看見一群家臣畏畏縮縮的擠成一團,圍在會議室外,更是火上加氣,還不進去幫忙想想

辦法?會議室內,只見總裁杵著拐杖,無神的凝視著白板,谁也不敢作聲,眼見大家坐定後;後總裁伸出微微顫動的枴杖,指著白板,這些數字都對嗎?

白板上,記載著股權分布圖:總裁1成2,董事長0.8成,總經理0.8成,王董事等人0.7成,其他張董事等人1成5,散戶約2-3成,段鋼2成-?

報告總裁:王董事的頭始終低低的:我們這一邊,似乎手上沒有這麼多?王董事,這太不像話了,不是一直告訴你,要對公司有信心嗎?別提這些了,總裁的枴杖戳著花崗岩地板的聲音,簡直可以直穿人心.

王董事連忙說:還有,還有...還有;是指多少?王董事伸出個3的手勢.那還好,你原本就有3多張,3萬張還好,還好...王董事有氣無力地搖搖頭:不是3萬張,是3分之1.甚麼?董事長與總經理兩兄弟,難得同一鼻孔出氣.

總裁紅漲著臉,以往泰山崩於眼前仍可不動聲色的他,而今梟雄氣短只能訴之以情:虧你還是我的外甥,你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媽?這麼多年來,我是怎麼對待你們母子的?你就這樣回報我?舅舅,王董事原本心虛的姿態,開始轉為抗拒:公司的股價,從去年初30元,一路跌到現在只剩12元,我要是不賣一點的話,我的生活怎麼辦?股價都快要只剩3分之1了,怎麼辦啊?

董事長跡近崩潰的嘶嚎著:自己人啊,表弟;自己人啊.王董事滿腹委屈的說:表哥,別怪我,這些年公司是怎麼經營的?你最清楚不過了,我提出的建議,都是石沉大海,大陸的同業早就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了,你還在做春秋大夢,還是不去大陸設廠,20年了,東潮白白的浪費了20年的時間,原地踏步....

你給我說清楚?總裁鐵青著臉,他的外甥竟敢公開指責他的經營有問題?王董事不滿的說:20年前東潮的玻璃纖維的技術,談不上獨步全球,至少在台灣,在東南亞,也是數一數二的地位,20年前也正是科技業起飛的階段,如果我們趁勢投入科技研發,將玻璃纖維往耐熱.導電的方向發展,又或者到大陸設廠,將東潮的技術移植過去,以當年東潮的能耐,今天的規模可想而知.而今呢?前有同業築起的技術障礙,後有大陸業者虎視眈眈,試問:東潮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總裁心有所感,看看自己一對寶貝兒子,語氣放緩的說:是我看錯你了.王董事何嘗不了解,此刻總裁的心裡有多難熬:舅舅,就算是看錯也罷,東潮是到了要改變的時候了,我怕的是改朝換代啊?

董事長首先發難:老王,你這個敗家子,你在胡說些甚麼?當年要不是爸,看你們孤兒寡母的可憐,接納了你們,還栽培你,把你送到美國唸書.怎麼了?多念幾年書有甚麼了不起?不知感恩圖報的傢伙.總裁制止了董事長繼續宣揚家醜:王董事也是用心良苦

大家靜默成了一團,已經是針落可聞的地步,總裁清了清喉嚨:很冷淡的口氣對著王董事說:現在公司需要你.我不會背棄公司,更不會辜負總裁過去的栽培,您怎麼吩咐?我都會照做.

好.我們需要的就是這個態度,都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總裁的眼睛始終離不開桌上的那一份召開臨時董事會的通知書,到了最後;深深地嘆了口氣,事已至此,還可如何挽回?心中的枴杖聲;聲聲墮地,聲聲逼人.

不共戴天的愛--- 21

一開始便決定由東返西的行程,取寓於太陽東昇到西落的一日,也象徵永日.這一路風塵僕僕來到了中軸線也就是此次的重頭戲---南部重鎮高雄.一入眼;筆直寬闊的道路,車潮堪稱流暢,唯高雄人遵守交通秩序的意願並不高,雖不致於險象環生,倒也增添了不少野趣.

事先;馬文已經提醒高雄市是執政黨的大票倉,素來本土意識濃厚,也發生過幾次歷史上著稱的衝突事件,如美麗島事件,橋頭事件等...他希望李斐言行舉止間,要小心為上,不過他補充一句:南部人的熱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溫暖.馬文只希望這一趟南征,以和為貴.如能喚醒族群之間友愛的情懷,人性的關愛,就算成功了

即便是行程忙碌,李斐仍舊暫時脫隊,搭著高捷來到西子灣,一出車站,東南西北該往何處而去?站前出租車生意的年輕人,好心地解釋了去向,謝過後;李斐輕踩著運動鞋,像貓咪似的東聞聞嗅嗅的,沿著路標,果然幾個街口後,就聽見海浪聲以及一些依流著海浪款擺不已的小船.

但她照著指示:穿越一條隧道,高約四公尺寬約六公尺,以水泥築成有著隧道,特有的濕濡的味道,但空氣非常流通,沒有窒礙感,還有一條貼心的長椅,可以隨時駐足;看著過往的人們,牆上掛著許多展品,演繹著舊時代以來的生活面貌,穿過隧道後,來到大學校區,蓊鬱的樹林間,川流著大海聲聲的呼喚,加快步伐遠遠的隔著水泥柵欄,一片砂石後,便是寄寓情懷的海.

遠眺著西子灣的海景,一開始是不能置信的開闊.海;像是沿著沙灘長大似的,由岸邊生起浪花,向著無限的遠處遞送著源源不決的海水,至少;這一刻海是顛倒過來的--是由陸地發展出去的.李斐為自己荒謬的想法,覺得不可思議.但是;眼前的海,似乎就是這樣說的:看海輕吻沙灘的模樣,一再流連往返,它的浪花化成花朵,打在戲水的人們身上,此刻;海的溫柔足以撫平世間的滄桑,海浪聲的招喚,吸引著人們往海中游去,李斐脫下鞋,輕輕地走向海邊,那刻接觸海水的瞬間,宛如情人的指觸,叫李斐渾身起了舒服極了的疙瘩皮,禁不住地大喊了起來!隨即怕別人聽見似的,趕緊掩住嘴吧;四處看了看,這才發現:發出尖叫聲的人所在多有,只是她怕別人聽見,她喊的是:段鋼!我好愛你!

而此刻的他呢?深陷桎梏的疑雲,留我一人,像獨立於蠻荒的荒野,海風盡情的吹透霓裳!西子灣的夕照,婉約在雲層間,瑰紅的夕光戲弄著情人的癡念,終究淡淡的圓紅,落入大海設下的情局.不復現身.一顆淚水意外的沉重,差一點壓垮了左邊肩膀的位置,那顆想念段鋼的所在!

匆忙趕回會場,大家早已熟門熟路的,在馬文的揮若定下一切就緒.突然間;馬文拉著李斐的手,我帶你去見一位貴客,不明就理的李斐,穿過後台.只見一位銀白短髮的長者,就隨意地坐在板凳上,微笑的,不等馬文介紹就伸出手來:李小姐吧,謝謝你帶給本黨的作為.

.李斐眼前的長者,春風般和熙的感覺;是帶給人的第一個印象,然而在他不經意地打量下:你會像是一個脫衣舞孃般,只剩下少得可憐的衣物足以蔽身,想跟他打交道,得有萬分的準備.才不至於表現的太狼狽.而今天看來他心情似乎不錯,李斐放心的打歌招呼:您想必是主席吧?很榮幸見到您老人家.!

主席已超乎常情的態度握著李斐的手:有李小姐這麼才貌雙俱的小姐相助,這一份榮幸是屬於我本人

的,你的傑出表現是屬於本本黨的,希望帶來的幸福是全民的!李斐對這番溢美之詞感到不安,連忙說:萬萬不敢當.

主席得意的說:過去幾場的演出,我都看過了,看著李斐訝異的神情.youtube上啊,點閱率有好幾十萬人了哦.這麼快,李斐伸了伸舌頭.主席意有所指地說:所以;我今天親自來.

主席有看到:昨晚傳過去的節目變動嗎?你是指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愴進行曲,改成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我想高雄以往衝突事件太多了,我想把那份情緒,改弦更張,希望他們能意識到些不一樣的可能

主席拍案叫絕的說:當然可能!我再也不會輕視音樂帶給人們情感的力量了,主席壓低了音量說:我昨天先聽過了.主席聽完後呢?

主席閉上眼睛回想聆聽當時的心境起伏:那種從期盼中,一見到月亮初升所湧起充滿希望的張力,到被雲層遮蔽住月光,那種由希望轉換到絕望間的幽傷,又藉由回憶起往日甜蜜的時光,再次帶著憧憬,遠眺未來,盼得希望,得以撫平創痛.到最後;像是萬般激動得,對於凡事都要要進行抗爭到底的堅韌力,絕不願輕易讓步與妥協,而且是不斷的出擊.再出擊,真叫人心如大海般,波瀾壯闊,聆聽的情緒久久難以平息.人們可藉此得到生生不息的力量,不禁令人心生響往,人的一生又何嘗不是如此?

李斐同意這樣的闡述:這是貝多芬早期的浪漫派作品,是不是讓主席回想起年輕時的當年勇啊?.主席低迴的像是說著:輕狂的少年,恣意的人生啊.那主席打算怎麼做?主席似乎老早就打定主已了:我要親自上台講一段話.馬文緊張的說:主席,您要不要考慮清楚?這裡是高雄,萬一;...

主席看看一看李斐,李斐鼓勵似的點一點頭,最後的銀幕談話,把它改成我要親自上台講話!.馬文指了指李斐,好像是說:都是你,看你怎麼辦?

節目一如往常演出中,以多數50-60以上的老人居多,他們在節目進行中,不斷品頭論足,顯然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李斐心中盤算著:果然是一座難以攻克的灘頭堡.

但是當其他藝文表演活動時,這大家可就是興趣盎然了很多,有很多老人家是第一次看見如此專業級的服裝表演,拍紅了雙手,果然在藝術與美的饗宴中,無論階級,年齡,性別,意識形態,要成為饕客,比想像中容易多了.

月光奏鳴曲時而優美,時而憂鬱.歡喜.感傷,到最後慷慨.恢弘.壯闊的樂聲,一如想像般征服閱聽者的情緒.慢慢恢復明亮時,主席以沉穩微笑的姿態,忽略台下些許不滿的低估聲:我所敬愛的高雄父老兄弟妹們,大家晚安;今天的夜晚是屬於高雄人的夜晚,充滿對大家打拼的過去表示敬意,也讓我們對於未來的高雄,充滿期待,就如同在表演中,我們所表達的:我們要撫平曾經所有過創痛的心靈,以前的不滿.怨懟.申訴與抗爭,高雄人從來沒有妥協過.屈從過,對此;我也表示我的敬意.但是也到了該讓過去,如懸崖上萬馬奔騰的不滿怒水,再多的狂風暴雨,都有雨過天青的時刻,讓我們像西子灣的大海一樣,就是再高的波濤洶湧,最後也有風平浪靜的時刻,

我也是高雄人,而我們高雄人的肚腸通大海,海納百川,我們高雄人也都到了該跟過去的恩怨告別的世代了,我們的社會也應該到了平息爭端的時刻,人家說鄉愁是一條最遙遠的路,因為它最叫人魂縈夢牽,但我今天回到高雄,卻是滿心喜悅,因為我知道我的故鄉接納了我,而我們的國家也足以接納我

們所有人.

我衷心地祈禱:這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鄉愁,這也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國家,願我的高雄永遠美好,願我們的國家,永遠團結,接納我們所有的人,謝謝,祝大家晚安.

一篇完全沒有政治口號,符號的談話,引起了共鳴的掌聲.家園是永遠共同的回憶,值得大家孺慕相扶,這是一個溫馨和諧的夜晚,適合播下和平的種子,總會成為大樹;庇蔭所有人的未來.

不共戴天的愛--- 22

高雄的夜;有一種姿色迴然於台北,或許是因為溫度的差異,夜色透著沁涼入心的美,也或許是接近大海,開闊的夜空,飽含著寬容諒解的安心.

身處鬧區的飯店,人潮雖近午夜仍可見到;安享夜色的情侶,嘻笑的模樣.倒是飯店的大廳,波斯地毯完全吸納了旅客疲憊的腳步聲,唯有一旁酒吧檯,灰暗的光線;傳著藍調爵士樂聲,對於尋求一方的慰藉.各式的調酒,應有盡有.唯有少了北非諜影裡的山姆.

馬文喝著最愛的威士忌,乾脆爽口的傑克丹尼爾威士忌,平常的日子裡;馬文要求自己絕對理性,不許失序;但是此刻心底,強大的渴望,卻希望自己一醉不起.似醉非醉之間;馬文還能苦笑的說,Play it again;Sam,As time goes by....

有人在嗎?李斐作勢敲門的樣子.你還沒休息啊?看見李斐突然的出現,馬文的酒意退了三分.到漁人碼頭繞了一下,吹吹海風.你知道嗎?高雄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那種大海隨伺在旁的自由自在感.馬文帶著醉意,開口便也隨一就透露出了心事:你也是不遑多讓啊.

李斐剛被海風春紅的雙頰,現在;即便是在昏黃的燈光下,仍如禁忌園裡的夏娃,誘惑著身邊的人:你在說甚麼啊?李斐喝上一口已拿在手上的-Pina Panada馬文興奮地宣布:主席臨走前,對你讚不絕口.李斐對於接受恭維始終學不會自自然然的接受,像上台領獎的小學生,總是頭低低的,手總是不之道往哪擺的窘態:你沒聽過?這是牌桌上;新手的好運氣.馬文鼓勵著笑著說:我們都很清楚:主席是一個不容易討好的人.

李斐想轉個話題,不如說說你自己?不介意我問個比較私人的問題嗎?馬文輕輕地,用力抓住酒杯,好像聆聽宣判一樣.你沒結過婚吧?你的無名指是空空的.

馬文選擇了酒:是還沒,交往過幾個,但我總是太忙了.解釋完後忍不住乾了一大口的酒!你跟段鋼都一樣,又或者說男人都一樣.馬文從沒想過要去選擇:我只有工作第一優先,我以前是這樣想的,女朋友鬧過好幾次;我無法作比較,也覺得無從選擇,當然掙扎過,工作還是佔上風,誰叫我總是on duty. 我想一些性質特殊的工作也是如此.

李斐心有戚戚焉:我以前也是為了工作上的發展,為了去香港開發表會,幾乎不分晝夜,心底總認為:工作就是一切,我現在發覺:這無關男女,是工作的價值感,個人成就的追求,到最後只是利害得失的問題.

馬文喝下最後一口的威士忌,我想:當你充份完成你想要的目標,這才發覺:工作不再是你的優先,到底最後的選擇,會是甚麼?等工作上手了,目標達成了,還要再追求嗎?就像寧靜革命說的:人們總會開始轉向,非物質性的追求.李斐明瞭這樣的追求只是直線加速的結論,到最後的階段會碰到死胡同:理論往往是後驗的說明而已,人心早已揭露結局,要不就是另找出路.

馬文好像來到了死胡同,他的眼裡此刻只有李斐曼妙的舞姿:萬一結局出錯了?遲到了呢?李斐心想馬文醉了:你的話中有話?馬文想叫住那名舞者,求她不要再跳了,馬文的理性世界就快要瓦解了:我們都曾經面臨選擇過,如果我變了,那是因為我終於知道;我要甚麼了.我不要再選擇等待了,我願意拋開一切,選擇我最在乎的.

李斐假裝板著臉:別太激動了!一時之間的脫口而出,只是浪漫了衝動,經過一夜的冷靜,就會沒事了.罵文的最後一絲理性終告肢解了:如果我告訴你:我已經冷靜了一個禮拜了,我不知道結果,但是;我不是一時的激情.

李斐拍拍自己的額頭:噢!馬文;你太浪漫了.馬文第一次開口向一位傾慕的女性:你會願意考慮嗎?李斐知道該斷則斷的道理,我太愛段鋼了,我的愛太擁擠了!

馬文打抱不平的或是自告奮勇地說:你就是太愛段剛,妳太沒有看清楚;段剛是一個跡近完美的男人,我可以理解他的優點,但他的缺席;他的距離,他扯離這一切,妳還能繼續等下去嗎?

李斐義無反顧地說:我可以等!我絕對會等!李斐斬釘截鐵的說:愛情是沒有條件的.我,我....馬文的嘴,被李斐用手堵住了:妳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一個好情人,我是受到妳的吸引,我是...我不會有別人,只要段剛!他是另一個我,他存在;我存在.就是這麼簡單!

馬文把酒杯放回桌上.我想我醉了,只好忘記任何的話了,我們都回去休息吧,好嗎?李斐幫忙扶著馬文,送回他的房間,讓他上了床後,看他緊閉著雙眼,輕吻了下他的額頭:妳是我最好的朋友,再走至們邊,輕輕的掩上了房門.

不共戴天的愛---23

那夜發生的事,就像日曆上被撕掉的任何一天,被刻意的淡忘,已經過去了;卻沒有真正從誰的心裡遺忘掉.想愛人的,覺得刻骨銘心的痛,想忘也忘不了,一旦愛苗滋長了,想連根拔除也沒了勇氣.何況;馬文也清楚愛上人只是一種義務,自然不能向她主張任何權利,愛上了只是個念頭,如不被接受,只能像是重複放著一首情歌,在浴室裡哼個不停的權利而已.

而被愛的人,心底其實是感激的,也只有遺憾,沒有任何人的愛,是該被看成理所當然的.只是發動的時機不對,連對象也錯了,我們都有喜歡上誰的時候,李斐難免對馬文有點著急,卻是莫可奈何?自己前一陣子很喜歡Bob Seger 的歌We've got tonight;每聽一次,心裏就跟著唱,我們彼此擁有今晚,還管明天

嗎?

整裝待發前,李斐還在做最後的彩排,希冀能有新的突破,而馬文似乎這幾天;在演練種子部隊的時間特別長,大家都有默契,給彼此一點空間.

種子部隊從高雄出發後,將肩負著同樣的使命,只是他們將更深入基層,到鄉級的單位做表演,以包容.合作的發展意識,讓人們從文化.藝術.歷史,感受彼此間,是可以化為和諧的.進一步化解意識形態間的隔閡.衝突.更希望能勸服那些冷漠的理性選民,要勇於建立自己的政治信仰,沒有了希望,人們便會自甘墮落,國家便會落入少數人掌握,川普的悲劇,不能在這個社會重演,否則下一代的人,也即將成為自己的包袱.希望是改變的孿生兄弟,推動改變,希望就能油然而生.

至此;馬文與李斐將分道揚鑣好一陣子,李斐征戰台中,馬文帶著希望種子部隊轉戰鄉間,告別的一刻;兩人拉著手,似乎看不出那夜的醉話演出的影響,離手的瞬間,李斐輕叩了馬文的手掌,馬文隨後揮揮手,簡單下個命令,便將隊伍帶開了.

那夜;李斐曾經端詳過馬文,略嫌俊美的臉龐,帶著國字臉,下巴的線條陵線太清晰了,以往勞力的工作留下的遺跡.雙眼很大,睫毛長得令女人羨慕,是個不懂得嘻皮笑臉的好男人,否則準是個萬人迷.

而我的段鋼呢?像James Bond.謎樣的笑容.笑起來不僅玩世不恭,還有兩個的酒渦,將近190的身高,卻有著不對稱的.薄薄的嘴唇.眉毛常不安分的挑動著,似乎不時準備嘲弄這個世界,還有他自己.心細的程度常讓人意外驚喜,感到受寵若驚.最最吸引李斐的一點,是他願意拋下這一切,只為了跟隨李斐,踏進這個天涯裡的任何曲徑,而李斐也知道自己願意恣意跟隨著他,在人生的浮沉裡,李斐不想要再更多了.

離開高雄前,李斐走進百貨公司頂樓的觀景露台區,底下是車水馬龍的一個大十字路口,李斐墨鏡下的一切,都罩有一層薄薄的黑物質,就像星際大戰裡的莉亞公主,李斐舉起手中的光劍,說著May force be with you,願原力與你們同在.

不共戴天的愛--- 24

五月最後一天,習慣性的在演出前;李斐都會讓自己有一段獨處的時間,整理思緒.偏偏今天卻是焦躁連連,又或許是失去斷鋼的消息太久了?縱然;她心裡明白段鋼的置之不裡,並非全然的一意孤行,甚或她明白,這樣的安排的必要性.但是;愛要如何處置啊?愛需要孺慕以對,愛必須要面對面的感受到對方的溫度,感受到噓寒問暖的問候,需要知道你怎麼面容消瘦了許多?你因何要發愁?愛可以別無他求,只要有更多相處的時光.

而段剛失約了,用再三的驚喜,用再昂貴的禮物,用華麗的方式表達關愛,李斐有點意外;自己好像很熟悉這一切了,反而李斐想要有個人陪同,一起共臥床榻,有意無意的撩撥著情意,或是在下雨時,一起站在落地長窗前,他用溫暖的手攬著我的腰,我可以靠著他的肩頭,看著雨搬弄著姿態,忽大忽小.忽斜

忽直的線條,然後他會在我耳旁回味著:剛剛的情意翻騰的樂趣,讓我嬌羞的不能自己,這些才是愛的曼妙所在,也是愛情的相處美學.

而段剛像一聲春雷,來時驚蟄大地,雖然撼人心弦,但卻是在朝思暮想之後,才能驚起一陣歡騰,隨後卻不知去向?難覓蹤影,只剩癡心盼望.段鋼你懂嗎?你能把我的愛,放在你的天秤上,多加一些砝碼嗎?我一直以為你能為我拋下一切,不;我不要你拋下一切,我要你現在就出現,出現在我面前,抱著我;問我一句,想我嗎?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也才能無怨無悔地,繼續走我們的路,你答應我:一起航向任何的港口,我卻只想要你停泊在我這個港灣,我這個空虛的港灣,摟著我,告訴我,再也不會離開我.

李斐的淚,湧如泉下,相愛的人不該淚流,至少不該在愛消退前,Bob Seger唱的,你的計劃裡並不包括我,是嗎?請給我一個答案.許久以來;李斐從未對段剛有過任何的質疑,就在一切看似那麼美好時刻,此刻;李斐的心像是夜涼如水,心底起了陣陣漣漪,這一切都是淚水的緣故,不該有的淚水.

敲門聲打斷了李斐的思緒,請進張祕書拿著一封信,這是馬主任交代我,在今天拿給你.李斐看了眼時間,表演快開始了,於是;將信擺在桌上,連忙趕了出去.

今晚的演出,照例地贏得滿堂彩,結束後;黨部出席了許多的高層人士,李斐在高雄帶來得好評,果然傳得很快,不過少了馬文,李斐應付起來顯得不自在,這才覺得馬文,雖不是玩家子,但是八面玲瓏的手段,在這種龍蛇雜混的環境底,倒都是能如魚得水般的應付自如.

好不容易脫了身,這才覺得身心俱疲,孤軍奮鬥的感覺,讓人多所畏懼,這下子;又替段鋼擔心了?心底一陣疼惜,天啊;不要叫他出事了?左思右想之際,這想起馬文的信,不曉得他說了些甚麼?

李斐,首先我要先聲明:我不覺得我有錯,現在我是清醒的,雖然我不會說當夜的行為,是值得稱許的,但是表達出我對你對你應有的感受,我以自己的作為覺得果敢而光彩,因為能認識你,是一種榮幸,能跟你一起工作,更是一種榮耀,能喜歡上你,更是一種榮寵,當我真心地發現自己出現在你面前時;我會擔心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舉止,自己的儀態,是否都能表現出最好的樣子?這種小心翼翼的刻意,不是扭捏作態,更不是愛的奴隸,我知道;你是一個崇尚自由.平等.沒有偏見,深具包容精神的人,說出這些話,是我的一種尊重,一種服膺你美貌及智慧的表達,如你能接納,是我無上的美夢成真,如你能善意的了解我的本意,我也很樂意以友相待.

讀完信,李斐李斐將信擁在胸前,淡淡的一顆淚珠像夏夜的露水經過一夜的微釀,發出夜之花的精華,馬文的友愛經過這一陣子的成長,也提煉出了別有風情的人生火侯,李斐欣然的露出了今晚第一個真正的笑容,她打算接納了,有這樣一個知己,人生才不至於有缺憾,不是嗎?

不共戴天的愛--- 25

總裁在天剛亮之際,便杵著枴杖做最後一次的巡禮,看著這個自己親手打造的,如碉堡般的城池,今

日正式淪陷了.心中的酸楚,不禁湧上喉頭,苦澀中帶著血腥的味道.

回想以前:每成交一筆大生意,便會買下一塊花蓮玉石作為紀念,如今已儼然成為一個巨石陣,現在望去;卻像是一座座墓碑般....所謂人生如幻夢一場,夢醒之際,卻已深陷阿鼻地獄了.

這一生的心血,拱手讓人,真是心痛如絞,剎那間;突然而來的一陣暈眩,逐漸麻痺的右手撐不住拐杖,隨之落地.此時四下無人,總裁意志渙散,心生死念,不想求救,東潮無論如何都該救,我這老朽就隨它去吧.

但心有未甘的是:這姓段的,究竟與我有何仇恨?就這件事激起了他的求生意志,但是他卻選擇打起了段鋼的手機,他非得問清楚:究竟這樑子是如何結下來的?人是害怕死期到來,更害怕死得不明不白!

當段剛見到來電顯示時,可就一點也不意外的回說:我馬上到!此時段鋼的心中快意,可想而知,在他的想像裡:他將對著總裁說出這所有醜陋的由來,屆時的處置,將在所有人的面前,粗暴而殘酷的顯示:憎恨的由來與其要求的對價.

五分鐘的行程,在段剛刻意的凌遲下,拖延至10分鐘才抵達.東潮的大門已敞開著,似乎連它也已經知道,改朝換代的時刻!

一進到會議室內,一片死寂的氣氛,最後一次仍坐在首席的總裁,已經頹危的模樣,哪有半點過去不可一世的梟雄氣概,一句為什麼?問出了全身憤慨的氣力.段鋼輕蔑的看了一眼.

到底有甚麼深仇大恨?你就都說了吧!這一切,都已經是囊中物了,讓我死個明白吧1段剛忽地站起身,大聲喝斥:你還記的戴明嗎?

戴明?....我想起來了,四十年前他不是有幾家紡織工廠?是我供的料,好像專門做美國訂單的,這個姓戴的跟你性段的又怎麼了?

我父親是入贅的,當年他從大陸來到台灣,一無所有,因為在一家紡織工廠上班,工作努力,取了老闆的女兒,姓段,我從小從母姓,就姓段.

我想起來了,....我跟這個戴明不過是有點出貨糾紛罷了?你們年輕人哪知道當年石油漲了三倍,三倍啊....當時通貨膨脹有多嚴重?回想起那個時候大家想辦或囤貨居奇,那是一場市場的噩夢,總裁小心地說著:塑膠原料早上一個價,中午一個價,傍晚一個價,我要是早出了貨,得少賺多少錢?這你知道嗎?

段鋼憤怒地捶著桌面:當時契約上載明:出貨時間跟價錢,這你也賴得掉?總裁仍在辯解:當日的慘狀,你年輕人,哪裡懂得厲害?百業蕭條,通貨膨脹率10幾趴,石油進口價格,一日三市,論誰都是這樣幹的,還輪得到你來管?

斷鋼的口氣已經像三隻小豬裡的大野狼可以吹垮:一間房子:你說,我父親求你多少次?甚至跪下來求你?等你答應,貨趕出來了,美國方面不認帳,要求賠償,那是天價啊!總裁低下眼簾低沉的說著:我很抱歉:當時的市場是那樣的無情.

斷鋼悲憤地說:我父親為了買你的貨,已經傾家蕩產,還要加上賠償違約的金額,每日奔波,四處求救無門.總裁這下子想伴起聖誕老公公,可是季節不對也晚了四十年:這我不知道啊?他可以來找我啊!

段鋼報以嗤之以鼻的嫌惡:別假惺惺了,之前他跟你要貨時,你有過一點表示嗎?總裁閉目不再說話了.

段剛終於像是宣讀判決書般,一字一句,飽含血淚的控訴:有一天下午,一張到期的票子,他盡力了.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或許他覺得對不起他的岳父,他的妻子,還有工廠的員工,他把車開出車道,整台車到落到中興橋下,再也回不來了!總裁張開眼滿是遺憾!

段剛像是行屍走肉般地繼續宣讀下去:半年後;我的母親因為傷心過度,也接連過世了!總裁哽咽地說著:我很抱歉!

段鋼的聲音陰寒,不帶有感情的意味,繼續說著:之後;我的祖父母把我帶到英國,從此我就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人,陳總裁這你知道了.段先生,要是早知道我?...

段鋼轉過身去,對著張董事說:東潮是你的了,該怎麼辦?你都知道了.在臨去時,段鋼再也沒有瞧過總裁一眼.

不共戴天的愛---26

淡水夕陽天,萬般霞光如彩帶輕拂過海面,終像是遲滯的美人,波濤間逐漸散盡的光華,直至將近七點了;黑暗由陸地往海面侵蝕,連最後一口夕陽也告失守.海岸邊;兀自亮著一盞不滅的燈,段剛守在父母墳邊,任由時間輕步挪移由早至今.許是黑暗默默地移動了他的影子,段鋼這才站起身來;世界重新轉動,打開手機:盡是李斐的留言!段剛苦笑了.

是我,段鋼的聲音中聽不出半絲情緒.你人在哪裡?李斐焦急的問道.

我阻止不了妳,對嗎?我必須在你身旁.李斐簡直哭著說!

來吧,我等你!

段剛從海灘邊走向三合院的方向,就在大門邊;他守候著.

一個小時後,一陣急剎車聲,李斐衝下車,衝向段鋼的懷裡,淚汩汩的流著,像河流.向洋流.流向時間之亙久.

好了,別哭了,這會兒,不是見到人了嗎?止住了哭泣,但說甚麼也不肯放開.段剛一句:想我嗎?又引來不住地哭泣,段鋼的男兒淚也忍不住了.李斐訝異的輕輕推開段剛,你怎麼會哭?我從來都沒看過你哭.

斷鋼不得苦笑地說:小時候常哭,挨我祖父的打,他說:我有天大的仇要報!一個四歲的小孩,哪曉得要報仇?只是怕挨打就不敢哭,在略為長大些知道發生在爸媽身上的事後,就從此沒再哭過,即便是被老外霸凌,打得再慘我也從來不哭.天啊!你是怎麼長大的?

其實;我還是哭過一次!甚麼時候?最愛我的祖母過世時!天空從此都是黑壓壓的,倫敦大概就是這樣吧,天空總是灰濛濛的,要是出個20分鐘陽光,很多倫敦人就要中暑了!都甚麼時候,還在說冷笑話?李斐笑中帶淚,她知道這是段剛安慰她的方式.

跟我走吧!我帶妳去見我父母親.李斐任由段剛拉著她的手,一路走向海邊,雙腳擦過草地發出哧哧的聲響,像是與大地發出共鳴般....到了離沙灘不遠處的堤防邊,一陣由玫瑰花,桂花,七里香交織成的一種靜寂的香氛中,兩座連立起來的墓.大理石碑上刻著:摯愛的雙親戴明.段雲之墓.段剛輕聲說著:這位就是我常跟您說的女朋友,李斐;我終於帶她,來看你們了!

李斐清脆的聲音,在墓園中迴盪著:伯父,伯母,我是李斐.我終於能見到你們了!段鋼笑著說:妳會害怕麼?沒關係;我爸媽是很善良,很和氣的人.一點也不會,我只有一種很寧靜的感覺.李斐依偎在最愛的人身邊,就是最安全的歸宿.

我常夜裡來這邊陪他們,也來看看海,我有很多決策,都是在這裡做成的,冥冥中;好像我的父親會給我一些想法似的.父子連心啊!今天的事情後,我想他們可以真正的安心了.

很抱歉!我從來都不知道在你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以前;我還以為你故作神祕,愛嘲諷,只是一種習性;沒想到背後隱藏有這一段故事.

很抱歉,我一直隱瞞至今.只是...只是甚麼?你快說?我們先走吧!妳一路從台中趕回來也累了,我也待了10個小時,有些話,我必須跟你談,

兩人離開時;不忘向段鋼的父母深深一鞠躬後,緩緩地離開這一塊寂靜之地.

不共戴天的愛---27

剛回到李斐的家,驀的;突然出現馬文的身影.李斐驚訝的掩住嘴吧,不曉得要說些甚麼?倒是段剛很自在表明:是我請馬先生過來的,你們慢慢聊.李斐記得明天過來找我一趟.接著向馬文點點頭,便轉身離去.

馬文笑著說:不請我進去坐嗎?李斐慌張地開了半天門,才剛坐下...

馬文便說:你應該沒有威士忌?咖啡好了我去準備;一邊說到:這是怎麼回事?都是段先生,他要我過來跟你聊幾句.送上咖啡後,李斐仍不明就裡:聊些甚麼?應該是段鋼跟我談些甚麼吧?這才對吧?

看妳平常冰雪聰明似的!今天的他;只適合一個人,即便是妳,也應該讓他跟他的往事,做一次徹底的道別.

我真的不適合嗎?李斐很不敢置信的問!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我猜的!我跟他雖然都是孤兒,但還是決然不同的類型,我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他卻是身懷巨仇,說真的;我不知道不幸是不是能做比較?天底下很多事,是無法比擬的.

但我願意跟他浪跡天崖,跟他生死與共,這樣子都不行?李斐放下咖啡後還為今天的震撼驚魂未定....馬文自己也無法太確定段剛的用意:這是兩碼子事!

我不懂;我們應該休戚與共的!李斐只想陪著段剛,她無法想像一個人的段鋼將如何自處?

那我呢?如果我要求;妳跟我拿來跟段先生相提並論,妳怎麼說?馬文比喻得有點不倫不類,但他知道此刻;唯有越怪異的方式,才能得到足夠的留意!

那不一樣!果然李斐恢復了一點理智.不一樣在哪裡?馬文繼續裝傻下去!

我們是友誼,我跟他只有愛情!李斐一語中的!在我看來;都一樣!只是妳想起來不一樣.馬文覺得李斐應該可以聽進去了

這跟段鋼有甚麼關係?馬文回憶著段剛說的話:我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我想他等這一天的到來,盼望了多少年?情緒準備有多久?他要花多少時間?離開這一些仇恨?

天啊!這些我都沒想到,我只是覺得他會需要我,他不能阻止我接近他!段鋼的意思就是如此,也許再多一些!這些他都知道!

那他為什麼不讓我靠近他?最後一個問句了他大概是不想讓妳接近,他那些有關仇恨的壞東西吧!他想要重新的開始,他要妳準備好;重新認識他!

李斐忍不住哭了:我自以為瞭解他,卻沒想到:我竟連你這個陌生人都不如!馬文輕嘆了一口氣,拿出手帕給了李斐:我只是瞎說的,妳以後可以自己問他!

李斐知道:這一定就是答案了!他瞞了我好久,剛剛才帶我去見了他過世的父母!馬文這也才真正得清楚:他是一個很小心,很細膩的人,他非得如此不行!連我也不能說?李斐仍然不甘心!

據我的同學說:段鋼的對手當年靠坑殺了很多人,這才一路發跡至今,但是都屬於商場上的爾虞我詐,涉及不法的部分,根本無從查起!段鋼選擇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也是不得不的手段.對方打探段鋼的時間,也有好一陣子,出面檢舉段鋼的人,!也是他

真是陰險狡猾的敗類!李斐替心愛的人忍不住痛罵了出來!這在商界.政界,都是常用的伎倆,壞就壞在段鋼的父親是個殷實的商人,當然鬥不過他.還好妳跟段鋼都不是!李斐溫溫的喝起了咖啡,入口的瞬間才發現自己整日未進半粒米半口水!

人無論如何都有選擇的餘地,決定為善為惡?還是人的本質的問題.還是不能解釋:為什麼段鋼要躲著我?難道他不能說清楚嗎?

在對付惡人之時,不能心存善良,否則會像段鋼的父親一樣,他要能使壞,現在的他;就像在清除身上的毒素一樣,或許他需要更長一點的時間!李斐疲乏極了:妳怎麼會懂這一些啊?

還是妳教我的啊!我甚麼時候教過妳這些?段鋼的事,我都毫無所悉,我憑什麼教妳?

喚起馬文喝起咖啡了,然後他肯定而堅決地說:傻瓜,當然是真愛啊!李斐差點跳起來:真愛!就這麼

簡單!

真愛其實不簡單,但是妳教我看懂了甚麼是真愛!讓我明白妳跟段鋼相知之深,互愛之切,是我遠遠比不上,無法給予的;所以;我心甘情願地,成為妳們的朋友,這樣妳能懂嗎?

李斐心滿意足的認同了馬文的解說,這一切的責任緣起於,始終未曾動搖,堅如金石的愛:真愛是一種成全!

對!真愛就是要對方好好地,無論能不能在他或她的身旁.

所以現在必須是我成全段剛,讓他找回自己,一個沒有仇恨的自己!

我也是!我找到珍貴的友誼.

那我不就是大贏家,兩個都有了!

妳忘了?

我知道,愛是不能比較的!

不共戴天的愛--- 28

離開李斐的家後,上了車;便一路往前直開去,沒有方向,沒有未來,沒有目的.只有亟欲擺脫的過去,極黑的夜在車後像是脫離不了的鬼魅,一路尾隨,月亮則像個淘氣的小鬼兒,圓通通的大眼睛,亮在夜空嘲笑著...

累了,倦了,抓緊方向盤的手指關節泛白了,手臂也發酸.發疼了,大腦卻因為血液回沖而發脹到快要暈眩了,這會兒也不曉得開到了那裡?下了車;一眼的荒郊野外,依稀中;腳下的芒草在夜風的吹拂下,波浪地蜿蜒至山腳下,黑暗外;即是那點點燈火,都是一個一個的家,而我的呢?

無端的淚從心底流出的量,多的從眼角噴出,不可壓抑的痛哭,更使得胸膛像一台幫浦般,不停地擠出淚水,那是蓄積多少年來,對至親的思念,及對家人的虧欠,心中的怨憎,更發出陣陣的嘶嚎聲,令人為之鼻酸!

等到癱坐在地上許久以後,段鋼才恢復神智,這才發現:山下燈火暗了許多,許是;一家子皆安然入睡了,段鋼也隨著平靜了許多....

以往在公司的露台望下看,城市的夜總有股騷動不安的情緒,今日的夜;卻隱隱然放下一張蒼穹式的毛毯,容下了人們安眠的夜晚.段鋼的心,第一次那般的柔軟,見到了人們平靜生活的一面.段鋼不必再孜孜營營的算計,盡管大力的呼吸,仔細的聆聽那一份夜的秘辛---一朵花開的聲音,靜靜地綻放在,段剛原本荒莆的心田裡,一種重見天日的喜悅!

是誰?灌溉了這塊,充滿仇恨令人嫌惡的苦旱之地,是自己的祖母,他從小就告訴:段鋼Just be yourself,千萬不要被仇恨吞噬了,那會使得自己也成為一隻更巨大的怪獸.段鋼一直記得祖母的話,仇恨再大,大不過它自身.因此段鋼的手段,只是趕走了陳總裁,而沒有置他於死地.更進而殃及整間公司!這也使段剛仍保有那一絲人性,僅那份人性,就能免於瘋狂.

當然還有最愛的李斐!始終堅信自己!無論長達一個月的完全失去聯絡,仍舊對他款款情深,不離不棄!即便自己從來沒有給過她任何說法,有愛人若此還復何求?想到自己原想阻止她來,也為自己的鄉愿,覺得可笑.

不過還有一件事,希望她還有最後一次耐心!

終究要與這樣過去熟悉而孤單的夜告別,這樣的告別不會有遺憾,因為有愛填補了無以復加的缺憾,這足以使段剛理直氣壯地活下去,繼續愛下去仇恨沒有消失,段剛心裏明白,它只是被愛驅離不在夜深之際緊緊糾纏不放,段剛要去學會擁抱真正的人生,由愛所構築的許諾之地,它不需要許諾不需要無謂的儀式不需要任何人的背書,它只要以誠相待,以信相守,以真為愛!

段剛上車飛馳而去.夜色依舊朦朧,永遠有著靜思.沉著的意味,像一首詩篇,留給有心的人解讀.

不共戴天的愛--- 29

睡夢中,段鋼輕啟著嘴型似乎說著再見,驚醒了李斐,忙起身瞧著床側的小時鐘8:50,這瞬間;李斐跳了起來,睡過頭了,連忙盥洗.換衣,心裏頭還滴沽著:都怪昨晚聊得太晚了,也好在有馬文昨晚那席話,李斐這下子全聽進去了.要給段鋼時間,是昨晚兩人的共識,也是結論.

一路上車流還算順暢,心底也踏實多了,卻停不住的責怪自己;兩人交往這一年多來,一直認為段剛是天之嬌子,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誰曉得這一切都是掩飾的結果?

究竟他吃過多少苦頭?說到底;他總是微笑帶過,在他的微笑背後,他有多少辛酸?想到此處,李斐為他心疼的淚珠流個不停...

到了段鋼住的大樓,一停好車;便往裏頭衝.管理員連忙叫著:李小姐,這裡有一封您的信!李斐狐疑地,停了下來,我的信?一早段先生要去搭機時,吩咐下來要我轉交給您!

李斐強忍住淚水,接過信便往外走去.天母有個公園,是他們以前常流連的地方,李斐找了個長凳,便趕緊打開信:

斐!很抱歉!讓你撲空了,原本想打電話給你,但你應該還在睡,於是;寫了這封信,此刻我正在飛往倫敦的飛機上,請不要哭泣..我很快就會回來,我保證!我必須立即前往倫敦,因為我要親口告訴我的祖父,我做到了!還有我的祖母,我依照她的話,我沒有成為一個大怪物,我希望我不是!

這一切我都要謝謝你,不是你的陪伴;不僅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就是我報仇了,我又會淪為甚麼樣的人?連我自己都無法想像!因為我愛你!是你的愛,讓我明白這世界上,還有比仇恨更巨大的力量,每

當我陷入仇怨時,想到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人時,心中的怨憎使我厭惡這世上的一切!

小時候常挨打,我總想辦法報復,深信只有以怨止怨,我才能變得更強大,讓所有人畏懼我,才是真理!所以我爭強鬥勝,每每使我的反彈越大,心態也更為扭曲!漸漸的;我學會隱藏我的恐懼,我的怨懟.說真的;我從不相信人性是有美好的可能,至少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直到那一次,你是如此和善的對待一個無理取鬧的酒鬼,甚至於那是你美好成功的夜晚,我才開始相信:天使的存在!而且就在我的身旁,就那麼不可思議的一位美女,挽救了人性敗亡的危機.

隨著時間過去,我更加確信你是來拯救我的天使,你改善了我的復仇計畫,你軟化了我的靈魂,也拯救了我的人生.我不會讓你離開我的,你知道嗎?這是我對你的承諾,也是對我自己的鄭重警告!

安心的等我這個吸血鬼回來吧!我還會有其他的安排,但我一定會得到你的許可,我的計畫完成了,我們的人生將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真的放下心來了.最後一滴疑慮的淚,停落在信紙上.渲染開來也解放了李斐一早來的焦慮.抬起頭來望著晴空,那是段鋼正處的位置,一條連著線的風箏放肆地飄在半空中,那條繩線正牢牢地抓在李斐的手上.

不共戴天的愛---30

夏熱持續燒灼著...時序已進入七月,汗水滴落滾燙的柏油路面上,隨即蒸發的畫面,還是令人觸目驚心.更令人感到憂心的是:段鋼已經離開一個月了.雖然每天都透過視訊與段鋼聯繫,知道他的現況,心裡難免又想:難道一切又要故態復萌了嗎?李斐的問號一天比一天大,然而卻又不能直接問他,這種煎熬如此熟悉,叫人心痛,也無法拒絕!

等候就像一杯涼掉的咖啡,淡淡的有著苦味,一如以往又過了8點,整倫敦當地已是午夜過12點,畫面仍是烏黑黑的;李斐無奈的輕敲著桌面...輕輕地;似乎傳來陣陣熟悉的歌曲聲,仔細一聽是Bob Seger的We've got tonight tonight,正要唱到We時,畫面突的亮開,亮得讓人眼睛都睜不開,---是一顆鑽戒!畫面遠遠拉開,只見段鋼單腳跪著,口裡是最美妙的樂章:妳願意嫁給我嗎?所有的等待;都在點頭及感動的淚珠中,得到回報.我願意!...

段鋼遞著鑽戒說:謝謝妳!謝謝妳答應成為我的新娘!謝謝妳讓我們能走到這一步,妳看!我要送你一個禮物,他把筆電的畫面轉向個人電腦的畫面,那是一間七八公尺寬的一間店面.李斐不解地問:那是甚麼?這是位於倫敦牛津街的一家店面,我把他送給你,當作妳海外的第一家據點.

李斐摀住嘴吧,不敢相信的然後尖叫的說:你最近就是在忙這件事,也就是你所說的安排?

一切都是為了妳!段剛送出迷人的飛吻.李斐愛死了!一直在原地繞圈圈,..好想把自己給轉暈了,怕真的醒了,這不過是夢一場!

段鋼露出從未有過的無憂無慮無顧忌的笑容:妳願意跟我一起到倫敦來嗎?李斐咬住牙不願在最幸福的時刻哭泣:願意!但是我答應了馬文,還有最後一場的演出.

段鋼知道現在也是馬文最關鍵的時刻,當時沒有馬維的諒解及支持,也就沒有今天的局面:沒關係!我要的是妳的應允,而不是現在.李斐伸手想要擁抱的慾望如此的強烈,宛如時空的阻隔完全不存在一般:我答應你,我一切都答應你!等我這邊一結束,我就馬上過去.

我等你,晚安!不!早安!才對.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李斐關掉了視訊後,仍難以置信段剛仍舊持續製造驚喜,李斐又哼起:We've got tonight Who cares tomorrow?....

不共戴天的愛---31

對馬文來說:七月七日這一天,不僅是所有活動中,論規模或者意義上來說,都是空前盛大的一次!穿著李斐為黨內通過初選或特別徵召的市長人選所設計的略為寬版的湛青色西裝,因而顯得更有權威感,李斐還特別為馬文設計了一:個銀色炸彈造型的領帶夾,顯得更為匠心獨具.

傍晚時分;夕陽斜切進入中正紀念堂的方式,為今天的場域營造出一股莊嚴的神聖感,或許如此;廣場上近萬名的觀眾,在期待中:準備迎接具有國家圖騰象徵意義的國旗繞場儀式進行時,大都行禮如儀的起立,有敬禮的,也有脫帽鞠躬的,也有眼睛隱含淚光,卻又怕被見著了,趕緊拭淚的.也難怪有如此激動的觀眾,朝野對立氣氛下的群眾,各自的意識形態僵固下,打破框架的努力;只怕又要成為一場空.

意外的;李斐設計的炸彈造型的戒指.手環很早就銷售一空了.區區的3000個數量,對一個政黨的動員能量來說,確實是小覷了些.不過眼前政治行情低迷下,誰又敢說之前不是高估呢?對政客來說,正所謂民意如流水,隨時都有大海沖倒龍王廟之虞.

夕陽早已西下,現場照射的鹵素燈已取而代之,燈火通明已是極限的表現,瞬間;燈光全熄;大家屏息以待!

布幕先是一亮,接著槍林彈雨的場景,七月七日-- 本是史上 蘆溝橋事變當日,大家以為:要以對日抗戰談起,銜接下來的畫面:卻是正在上演的敘利亞內戰,不斷放送;包括:CNN.路透社.美聯社的外電報導;阿薩德政權導致的內戰至今,也正好是第七年,多達上千個以上的武裝團體,不斷地蹂躪跟屠殺自己的同胞,是世界上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之一.報導至此;畫面轉成被炸彈轟炸過後的殘破家園,無辜的小孩滿身泥灰,回瞪著這世局,儼如人間煉獄.

一陣清亮高亢的童音合唱聲先傳出來,登光聚焦在舞台中間一大群4.50名的原住民小朋友,穿著泥灰色的布衣,繫著彩虹色的頭戴,唱著:美麗的福爾摩莎!歌詞滿是;對高山.海洋的頂禮膜拜.美麗而勤奮的島民,大自然的恩賜,合作而和諧的生活,大家都是同一個島民,同一個太陽與月亮...

主席在歡呼聲中上台,在漲聲逐漸停下來時;我親愛的島民同胞們,這一個稱呼又引起一陣歡呼,似乎這一個在正式場合第一次被引用的稱呼,還挺受用的!

今晚是一個失敗的夜晚,在大家的意外聲中,主席笑著說: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大家說對不對!這說法有一點在為前任領導粉飾太平的意謂,也先讓自己站於不敗之地,以上說法都是李斐建議的;顯然

主席接受了這個講法,接著轉入正題:

身為政治領導人的本人,經常在想:究竟一個領導人的任務是甚麼?取得權力,然後呢?停頓了一會兒,主席用詢問似的眼光,緩緩地掃視過全場:本人認為不是建立一個繁榮富庶的國家!而是一個人人平等.立場平等.性別平等.宗教平等.人人權力平等的社會,唯有在平等的意識底下,加上我們原本就勤勞.能力卓越的人民,一個平等而富庶的國家,才有可能真正的存在!

我們要強調團結,而不是先有立場上的差異,我們強調和諧,而不是在議會暴力下的假和諧,我們要強調性別平等,要從同工同酬出發,我們要強調資源平等分配,要先從偏鄉地區做起,從基層做起!

我們的國家不是某一個人的國家,而是全民的國家,也不是哪一個黨派的國家.要談國家;先從我們岌岌可危的幾個社會現象談起,像是貴得買不起的房子,現在你還是買不起.薪水低得可憐得跟20年前相比,教育資源的分配公平性,得從越來越多高等學府一座座的關門大吉以及偏鄉兒童教育如此品質低下談起.

請問以上幾個問題;執政黨政府是不是故意視而不見,而不是本人多麼高瞻遠矚,但如果是看見了,卻是假裝看不見,那是無能,那就是無能的政府!我現在來,不是告訴你們;本黨將有如何又如何的作為,而是從此刻起;我們要向執政黨政府提出呼籲,不;是嚴正的抗議!還我們所有人們,一個公平而且公道的國家!

在熱烈的掌聲歡呼聲中,主席一一介紹了即將代表黨正式角逐年底六都市長的參選人,馬文獲得主席特別徵召角逐台北市長的人選,這即將是一場艱困的選戰,大家都有興趣但力戰的意願不高,本是大家心中的敗局,何彷冷眼旁觀?

在正式的政治活動結束後,李斐還送了一場高品質的服裝表演,添加喜氣,照樣博得滿堂彩.在人潮逐漸散去的陰影中,獨自站立著一個人,那個令李斐魂縈夢牽的人-段鋼站在觀眾席的前方,正逐漸朝著李斐而去!

一隻手攔住了去路,馬文半開玩笑的說: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我會不會聽錯啊?不是誰?才剛被正式提名了嗎?

兩人進而擁抱在一起:互祝幸福及成功!

段鋼糾正了馬文說:我不是最幸福的男人,請注意!擁抱住李斐後,他又補了一句:我是唯一的一個!

李斐:你們在說甚麼啊? 兩個男人齊聲說道:愛是不能比的,你不知道嗎?

不共戴天的愛---32-----完

桃園機場內,拖行李的滾輪聲裡,有帶著出國喜悅的漫遊.閒逛的節奏聲,也有歸鄉游子的快舞,此起彼落的交織著.航廈外細雨紛飛,九月的初秋的第一場細雨中;段剛跟李斐剛下車,忙抖落一身的雨絲,兩人仍不減興致的露出微笑以對:一邊的張強現已是東潮的業務經理,幫忙提著行李,口中么喝著他

的秘書.臉上留的卻是汗水,將行李全上了推車後,亦步亦趨的跟在段鋼他們後面,幫忙完報到手續後,張強壓抑著情緒:段哥!謝謝您的照顧跟提攜,我....

段鋼拍著他的肩頭說:我說過該有你的就是你的,不要辜負了你自已的努力,以後回來再看你,跟趙娜說一聲!張強努力地點一點頭:我會的!趙娜她不敢來,她說她受不了分離....

我懂!謝啦!去忙吧.李斐跟著揮一揮手,往貴賓室走去.

貴賓室裡;三三兩兩的旅客散坐在各處,段剛挑了樑柱下的位置,李斐忙著拿咖啡跟雜誌,頗有女主人的架式.

突然一陣騷動;馬文帶著幾名隨從人員進了貴賓室,馬文止步後,讓隨從人員在門口處坐下,自己一個人走向段剛及李斐.

還是要走了!馬文的聲音日漸沉穩了段鋼抓狹地說:兩個月不見了,官威都有了.

李斐故意瞪了一眼:段剛他總是這樣,別理他,很忙吧?馬文自顧自地坐下來:千頭萬緒!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走不完的行程.

那你還來?快去忙吧.馬文改不了故弄玄虛的樂趣:今天不一樣!李斐果然被挑起了好奇心:怎麼個不一樣?

馬文學著主席莫測高深的說話方式主席交代我:雖然他不能來,但他祝你們一路順風!心想事成!李斐知道他老人家很在意她的未來,這一點就足夠了:代我向主席致謝,謝謝他老人家!

馬文一付要賴下來不走的模樣:所以;我今天會待到你們上機為止!段鋼推了馬文一把:天啊!可真是糾纏不清啊!馬文穩如泰山的坐著:我當作那是一種恭維吧!

你們兩個怎麼那麼愛鬥嘴?馬文哀怨的說:同為天崖淪落人吧!段剛又挑著眉毛說:你的意思是指;都是孤兒吧?

李斐:段鋼,都甚麼場合了,還提這種事.馬文毫不避諱的點點頭:本來也是,這不是我們今天我們會聚在這裡的起因嗎?

段鋼難得正經地說:你以後打算怎麼做?馬文故作吃驚的說:意思聽起來,你似乎認為我能贏!補充一下;假設你贏了的話?

你倒是說說看:你有甚麼想法?馬文學著斷鋼喜歡挑著眉毛說話的樣子.李斐忍不住笑了出來:不過;她也很好奇段剛會說甚麼?

段剛直接了當的說:加強經濟濟學的基礎教育,最好從國小高年級做起,一直到高中.將基本財務以及總體經濟面知識融入必選課程,你們談的平等問題,必須從個人財務自由做起,讓每個公民有了基本的財務知識,從小有正確的投資觀念,將來個人才有自由的本錢.階級的禍害,都是由財貨分配不公,資本分配不均所引起的,國家的福利措施應該是用來作為最後一道手段,才不會形成無謂的浪費,造成更大的社會成本.

馬文不知不覺中學起主席,將雙手握在胸前;很努力的凝聽:聽聞你的資本主義高見,我深有同感.李斐明白段鋼的意思,她想起偏鄉的教育問題:給他們魚吃,不如先給他們釣竿?

馬文點點頭,我同意!還有甚麼高見?沒甚麼高見!只是把都更條例好好搞一搞吧!既有的條例引起人性貪婪,再搞個一萬年也成不了事.

那個層級太高了,我也束手無策,馬文陷入沉思...李斐拍一拍段鋼的膝蓋:你就再說清楚一些吧!

段鋼直接了當的說:你們不是還有一個黨嘛?去弄個修改黨綱之類的,將來把都更問題視為國安問題,台北市有幾十萬戶是老房子,萬一不幸的話,你能想像嗎?馬文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譬如怎麼做?

把黨綱做修正,將都更條例正式列入修正案,把老房子按年份強制以類似徵收的方式,再蓋成堅固的國民住宅,原有住戶可以分得一戶半,另外一半以低利方式貸款.

那哪行得通?會鬧革命的啊!馬文驚呼地說!段鋼充滿自信的說:只要好好的針對第一批,經過最仔細的財務分析.目標分析,蓋出最好的房子,只要第一批五千戶辦得好,那些4.50年的老房子,自然就能淘汰了.

言下之意;有困難的地方?馬文驚覺段鋼話中有話.這你比我還清楚,段剛又忍不住的挑著眉說.

馬文知道段鋼意有所指:確實找一個夠乾淨又有能力的人,真的不容易!段剛誘又補了一槍:更何況這個壓力有多大?排山倒海似的壓力!馬文接著說

段剛突然擺出欲罷不能的姿態說:要不是這樣做,哪有樂趣可言?馬文伸出手來,段鋼握上去,馬文當仁不讓的:那就我來吧!段鋼惺惺相惜:拭目以待!

李斐驕傲地看著眼前的兩個男人,都是性情中人,只是辦起事情來,都有點不要命的感覺.

突然貴賓室傳出:旅客請注意:前往倫敦的旅客.....段剛隨即一手拿起隨身行李,一手牽著李斐:該走了!

三人一起步出貴賓室,默默地都沒再開口,直到海關證照區;馬文突然說:沒有了你們,這個世界怎麼突然間,變安靜了許多!李斐終究忍不住,擁抱祝了馬文:你要好好的,你不會永遠孤單的!段鋼伸出手,簡直要扭斷手似的,狠命握住馬文,好不容易脫手後,馬文也給段剛一個兄弟式的擁抱!

出境了,再也見不到人了,還是隨扈輕輕地提醒:人都走了!我知道了!馬文轉身離去.再也沒回過頭去!

愛使得人們成緣,也使得人們徒傷,但愛懂得守候嗎?他們三人深信不疑.愛已走至何處?只有當事人能決定?愛能走多遠?無人能有所悉.只有面對愛,赤誠已對.無論愛還在不在?它都曾經以某種方式形成恩典,謝謝願意與你相守的人吧!愛是無定論者的證言,如果只是個宿命論者,不如遠遠地走開吧!

愛要及時,愛其所愛,竭盡所愛吧!

完